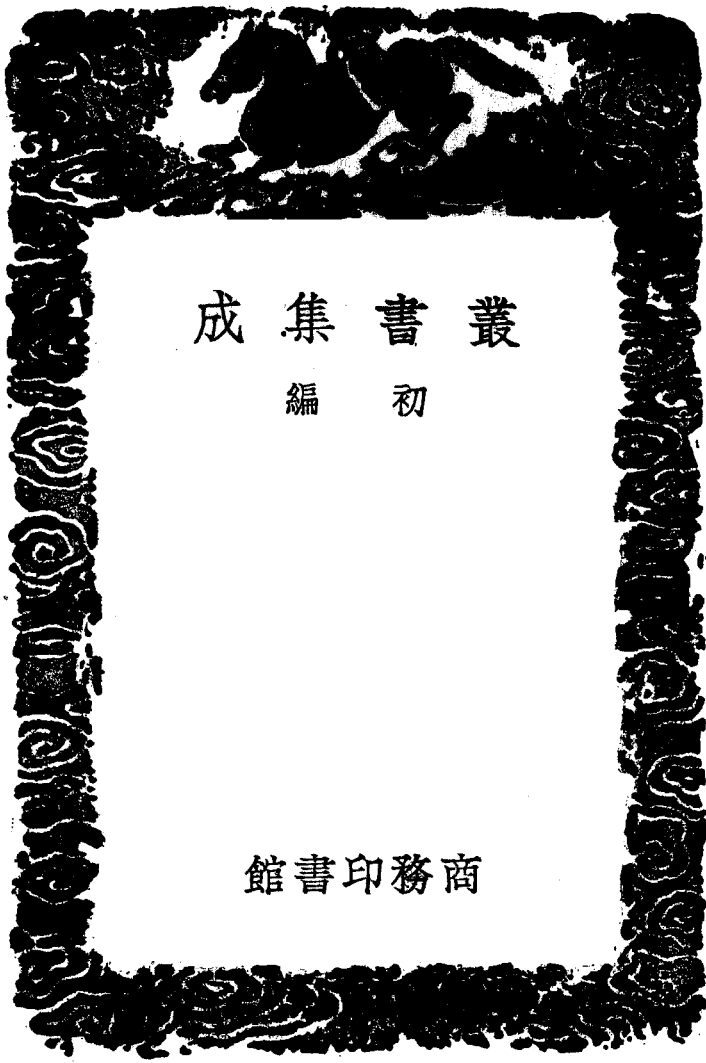


尚書詳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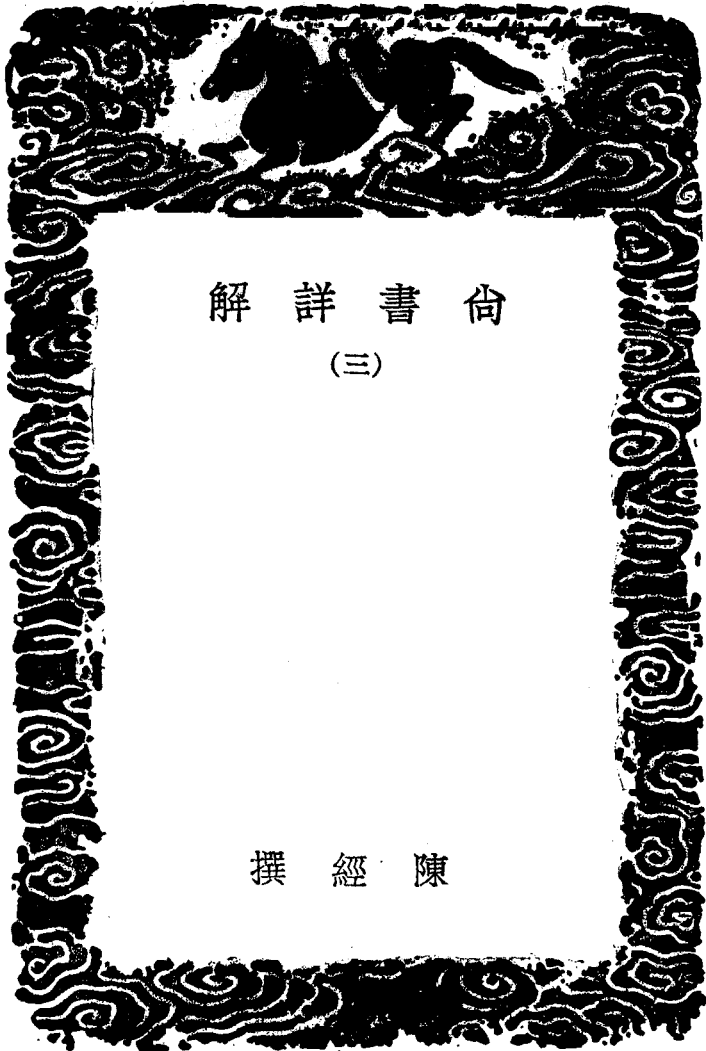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尙書詳解

(三)

陳經撰

尙書詳解卷十一

商書

仲虺之誥

此篇爲成湯有慝德而作也。仲虺之意。在于正君心。故其始則有以美之。其終則復有以警之。美之者。所以釋湯之慝也。成湯于勝夏之後。常留慝德于中。則必有自沮之意。而無日新之德。是謂過而不化矣。警之者。所以防其未然也。使成湯于慝德既釋之後。矜能伐功。志得意滿。則前日之功。復虧矣。大臣之用心。操縱弛張。凡以扶持開道其君。使歸于善而已。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勝夏而歸。未至亳而至大坰。是在中路也。仲虺不待其反亳而遂作誥。蓋急于釋湯之慝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慝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慝德。蓋自上世以來。聞有揖遜者。未聞有臣放其君者。成湯始爲此舉。豈不有忸怩于心乎。湯之所以慝者。非憂其後世之人議己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亂臣賊子有無君父之心者。必借湯以藉口。君子言必稽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得不爲之慮。雖然。觀成湯之慝處。始足以見湯之心。夫豈不曰己爲天所命。桀爲天所棄。應天順人。雖無可疑。然揆之心。不得如堯舜揖遜。

適會處君臣之不幸而至于此。其心豈容自安。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凡愧怍之發。自其良心之不可掩者。見于此耳。此所以爲聖人也。若傲然自處。以爲當然。不知愧怍。是亦凶人而已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乃者。繼上文之辭也。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此三句。自其本而言之。與武王誓師之言曰。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相類。特其意不同。武王以民之至善在所愛。仲虺以民之有欲在所治。生民之初。有喜怒哀樂。感物而動。見利而嗜。此有欲也。既有欲。則不能無爭。既有爭。則不能不就。其賢有德。能斷曲直。而取平焉。故天子是而生聰明之君。出而治之。德不足以異乎天下。則不能以制服天下。此聰明之所以異乎有欲也。有夏昏德。乃下民多欲之資也。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哉。宜乎使人陷于泥塗炭火之中。而無有開明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豈非天生聰明。以時乂乎。勇足以有行。智足以有知。皆天下之達德也。勇智卽聰明也。以其資稟過人。出于自然。而非有僞而爲之者。此天錫也。有此德。故能表正萬邦。式于九圍。是也。纘禹舊服。足以紹禹之五服也。湯去禹之世雖遠。然帝王之心。異世而同符。故纘禹者。不在桀而在湯也。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蓋常行之理。卽天命也。循其常行。而不爲越常非理之事。則奉順乎天者。何以過。是夏王有罪。旣得罪于天矣。且又矯誣上天。詐稱天命。以欺誣下民。而布行其令。帝用此。遂不善于桀。用商家以受命。使天下之師衆。

因湯而有所爽明。向之昧昧者復覺矣。然則湯之受命也。天實爲之。桀不得不廢。湯不可不興。又奚慙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此又言桀之忌湯。若湯不放桀。則必爲桀所害。簡賢附勢者。言桀之黨與桀同惡者。見賢則簡忽之。見勢位之崇。則趨附之。實繁有徒。言其黨之衆也。肇我邦于有夏。謂我商家始基于夏之朝。自夏朝觀商如苗中之莠。粟中之秕。未嘗不欲亟去之。故我商邦小大之臣。皆戰戰恐懼。恐以非其罪而受戮。况予之德與其言。足以聽聞。謂天下皆見聞湯之德與其言。則桀必忌湯而有害之之心。桀安可不伐哉。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言湯之盛德。足以洽于民心。而得乎民者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自其本源者言之。聲色貨利。人君安能絕之哉。蓋天則所存。不以慾而害性。聲色不邇。貨利不殖。則舉天下之易動者。不足以易湯之所守。想見其心。一物不留。純乎天理。廣大明白。周流變通。德之勉者。吾必能勉之。以官功之勉者。吾必能勉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不惑于毀譽。改過不吝。而無有于飾非。克寬克仁。而不失于苛暴。湯何以

能如此哉。蓋物去則理明。其本正而未不治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彰信兆民。不斲人之信而人自信。乃葛伯仇餉。此言湯之得民心也。葛伯仇餉之事。孟子言之詳矣。初征自葛也。東征而西人怨。南征而北人怨者。望湯之來。惟恐其晚。皆曰。奚爲以予爲後而不先來乎。攸徂之民。謂所往之民。皆室家相慶。賀以爲。僉予后之來。后來我始有所蘇息。民之戴商久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自此以上。皆釋湯之慙。謂天之生湯而厭桀如此。桀之衆忌湯如此。湯之德足以得民。又如此。則伐桀而有天下。是固當耳。豈可以此爲慙而不釋去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此以下皆所以戒成湯。恐成湯之慙既釋。則必有志得意滿。無所顧忌之事。故戒之之辭。以謂賢之過人者。德足以長民者。忠于事上而無異志者。良善之在己而不忍爲非者。此數者皆君子之人。雖其材之不同。在人君必當佑之輔之。顯之遂之。多方以成就之。愛護之。勿使爲小人所害可也。至若彼國之弱者。吾則兼而有之。彼國之昧而不明者。吾則攻而擊之。亂國則取之。亡國則侮之。弱昧亂亡。雖在彼。有可兼可攻可取可侮之狀。而聖人興滅繼絕之義。當哀矜而撫恤之。豈宜至此。推亡固存。卽申上意。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者。亡之道也。則當推而去之。如武王下車之後。便當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豈宜復事攻取哉。乃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存之道也。則當固而守之。弗失可也。推亡固存。則邦國自昌矣。德日新。萬邦惟懷。卽上文之意。果能固存而邦至于昌矣。則德豈不日新一日。萬邦惟懷。則近可

知矣。不然。徒事于兼攻。取侮以逞其志。則爲自滿。九族乃離。則遠可知矣。然則成湯可不警哉。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大德者。乃成湯本然之德。本然之德。本自明矣。更勉而昭之。不使爲情慾所昏蔽。以爲民極。而建中于民。蓋民取法于君者也。君之德不昭。則民安取中哉。須當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則爲中矣。事各有義。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心自有禮。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正以直內。義以方外。是也。聖人固不待制之矣。而亦不可忘制之之心。孟子所謂操則存之意。禮義以垂法于後世。豈不綽然有餘裕哉。蓋創業之君子孫之法也。其始正。則爲子孫無窮之福。始一不正。則子孫何賴焉。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此古人之言。仲虺舉之以爲戒。自得師者不由乎人。如自強如克。自抑畏之意。蓋尊德樂道。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使之然也。故此必可以爲王。謂人莫己若。則是矜己以忌人。亡之道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自得師而所以王者。以其好問于人。樂取人之善。而心自有綽然寬裕之理也。謂人莫己若而亡者。以其自用一己之善。訑訑拒人。而所見者狹小也。嗚呼。愼厥終。惟其始。當始終一心。不可勤初怠終。殖有禮。覆昏暴。人之所以能自封殖者。皆有禮而敬者也。人之所以自取覆亡者。皆其昏闇而暴亂者也。禍福無不自己求。天道如此。爲人君者。豈可不欽崇之。能欽則知所敬。能崇則知所尊。敬尊天命。無時而忘。則永保天命。亦無時而失。蓋其永保者。卽其欽崇者也。觀仲虺末章之意。剖析如此。其嚴成湯之聖德。豈

有昏暴自滿者。然人臣事君。如孝子之于父母。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當其未然而防之。不待其已然而後圖之。齊桓以召陵之盟而驕。衛獻公入境而領逆。血氣易勝。善心難收。仲虺豈得不爲湯慮哉。

尙書詳解卷十二

商書

湯誥

此篇大略與前篇仲虺之誥相爲表裏。前一篇乃仲虺釋湯之疑。此一篇乃成湯推廣仲虺之意。以布告天下。所以釋天下諸侯之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天下既定。商民不服者。幾四十年。湯之克夏也。安知天下無有懷疑而未釋者。天下有懷疑未釋之情。湯不能以一朝居。于是歷舉天命與桀之當伐以告之。其末章之意。又言吾之所以有天下者。非假是爲樂也。震懼驚惕。如不自安。然凡爾有罪。皆予一人之故。予一人有罪。皆聽命于天。成湯既以有罪歸諸己。則天下之情。庶乎其少安矣。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退夏之命。復歸于亳。是自大坳而歸也。湯至大坳。而仲虺作誥以釋湯之疑。湯之疑釋矣。而天下之疑未釋也。自大坳而歸亳。此湯誥之所由作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天下諸侯莫不來朝。拱手以聽湯命。故湯因而誕告及于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者。勞來之之辭也。明聽予一人誥。謂當洗心滌慮。聽予一人所以告汝之意。與天下更始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言天生民立君之意也。皇天上帝所以降善于民者。天命之謂性也。與民以善者天也。保斯民而使之各安其善者君也。若順也。順其有常性。俾之能安其道。惟君之責焉。民如此其可愛。君之責如此其不輕。豈宜肆情縱欲以居民上者乎。曰。衷也。性也。猷也。其實一理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德本不可滅。威本不可作。滅德作威。縱人欲而亡天理者也。虐者威之所作也。敷虐于萬方百姓。其殘酷可知矣。爾百姓罹被凶害。如荼之毒苦。然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則其抑鬱無所告訴。窮則呼天。其勢然也。天道福善禍淫。蓋其善自有得福之理。淫自有取禍之理。天非屑屑然福之禍之也。其所感召自然。而然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凡日月有薄蝕。星辰有變動。是皆災異以譴戒之。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上天有命。其威甚明。湯則將奉之而已。非湯之討桀。乃天討之也。其敢赦哉。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玄牡者黑牡。夏尙黑。湯猶用夏之正朔。足見湯非有意于代夏而商也。以玄牡昭然。

告于上天神后。以問罪于桀。觀昭告之一言。湯豈陰謀圖桀。利于一己。而爲是欺天罔人之事哉。以公義明告于天。亦以公義問桀之罪。天地鬼神臨之在上。湯安有私心哉。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謂得伊尹。與之同力。與爾有衆。請命。蓋當桀之暴虐。民命皆在死所矣。爲有衆請命。使之得以更生也。上天孚佑下民。孚。信也。佑。助也。罪人退伏。遠屏。桀之奔于南巢也。至此則天之助民也。益信天命。謂福善禍淫。無有差僭。賁飾也。粲然有文。如草木之光華。蓋惡旣去。則善者獲伸。兆民信乎得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奉天命伐桀矣。天下之大。乃使我一人爲之。予何以當之哉。何以見天使湯輯寧邦家。卽民心之歸。可以驗之。茲朕未知已得罪于上下神祇乎。未得罪于上下神祇乎。慄慄危懼。慄慄者危心也。如將隕墜于深淵之中。此可見成湯之敬心。不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常恐不能勝其任也。凡我造邦之諸侯。非常之事不可從。恇慢淫過之事不可就。所謂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是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者常行之理也。非于爾典之外有所謂天休。凡爾心無所愧怍。心廣而體胖。作德而日休者。天休也。爾有善。則朕常懋官懋賞。以旌爾善。而不敢隱蔽。朕有罪。則不敢以自恕。當聽命于天。惟天有所簡擇焉。其爾萬方有罪。則皆我之過。何者。聖人以天下爲一體。天下之過。皆君之過。君仁莫不仁。有不善而非

君之過哉。予一人有罪。則非爾萬方之事。成湯何其責己甚重。而責人之甚輕。責己甚厚。而責人甚怒也。豈非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者乎。以責人之心而責己。則是向也。伐夏之慝。皆以身任之。諸侯無預焉。則自今以往。尙何懷疑不安之有。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爾萬方諸侯。庶幾以我言爲信。則能保其終。讀此章者。當深攷聖人用心與常人異。天下始定。豈無懷疑不安之情。湯欲去其不附己者。則嚴爲之刑罰。兵威天下。誰敢不惟湯之從。方且溫言告戒。惟恐其不己信。其忠厚和易之心。亦可想見。又況常人之情。功成之後。志得意滿。聖人處之。方且慄慄危懼。嗚呼。此開基之本。而創業垂統之大法也。後世子孫視之。祖甲之不敢侮鰥寡。中宗之不敢荒寧。豈非有得于危懼之心哉。齊桓霸業方成。而濤塗見執。魏武始得荊州。而遽忽張松。雖以漢高之豁達大度。且曰臣之業孰與仲多。其驕容德色。已形見于父子兄弟之際。人心之相去。如此其相遠也。

咎單作明居。

咎單作明居。先儒以咎單爲湯司徒。作明居民法一篇。其書已亡。

尙書詳解卷十三

商書

伊訓

此篇乃太甲卽位之初年。伊尹首陳伊訓之書。可以觀古人之事君。尤必謹其初也。成湯以太甲屬之伊尹。乃受遺託孤之臣。宗廟社稷之安危。輕重繫焉。與在朝百官事體不同。若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諸葛孔明之于後主。一也。矧太甲以中材庸主。伊尹知之熟矣。惟其縱欲未萌。非心未動之初。先有以警之。則他日雖有縱欲。然其初心善端。亦終不能忘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蓋養之于本然之初。則易爲力。防之于已然之後。則難爲功。此伊訓一篇之本旨也。故其間有抑揚開闔。一予一奪。一勸一懲。如言夏先后之有德。則必言其子孫之弗率。言成湯之所以修人紀。必言湯之所以制官刑。言上帝之福善。必言上帝之禍不善。言萬邦之所以慶。必言所以墜厥宗之由。其開之也。所以誘其爲善之路。其闔之也。所以絕其爲惡之萌。愛君之意深矣。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子序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觀此數句。卽春秋正始之法。乾元萬物資始。

之意也。太甲、太丁之子也。太丁未立而卒，故太甲以孫而繼祖。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蓋太丁未立而卒，外丙方年二歲，仲壬方年四歲，幼主不可立，則不得不以太甲繼湯。太史公反以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則是湯崩之後更四年而太甲始立，與經不合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商人以年爲祀，序書者孔子也。周人故曰年，作書者商人故曰祀。元祀卽踰年改元也。十有二月卽元祀之正月也。商人以建丑爲正，故用十二月。曷爲不言正月？蓋商周雖用子丑之正，而亦不廢夏時。蓋夏時得四時之正，孔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漢班固知此意，故書漢元年冬十月，人君嗣位，踰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錄始終之意，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後，此常理也。先儒或謂十二月卽湯崩之踰月，甚失禮典之意。伊尹以當國大臣主祀事，故祀先王，奉嗣王，以祇見于祖，侯甸之服，近王畿者也。諸侯咸在，百官總于天子，以聽冢宰之命。伊尹于此時，乃太甲非心未萌，恭敬誠恪之心未分，于是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聳動太甲，使知方卽位之始，不可不謹，而乃祖之德，不敢忘也。烈祖乃成湯。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言烈祖之德而先及于有夏。原其所自來也。有夏先后。禹以下少康以上。方懋其德。而感應之速。上至于天下。至于地。幽及鬼神。微及萬物。無不各得其所。何者。人君者爲天地萬物鬼神之主。主得其人。則舉天地鬼神萬物。無不在我德之中。主不得其人。則乖氣感召。上而天變。日月薄蝕。下而山崩川竭。鬼神不得其祀。鳥獸魚鼈不安其生。則皆以此德之不懋也。夏之先后如此。而其子孫弗率。則如彼。故皇天降災于夏。假手于我有命。是天命湯以伐桀。而非湯之自伐桀也。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造與載。皆始也。造攻自鳴條之役。卽前湯誓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是也。桀于此而始廢。朕載自亳。則湯于此而始興。觀伊尹以我朕二字自稱。則知伊尹任天下之重。商家無非伊尹分內之物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聖武卽神武不殺之謂。言其除暴止亂。而非事于殺戮也。布昭有顯然示人之意。代虐以寬。以寬而代夏之虐。斯民釋有夏之虐政。而見成湯之寬恩。其懷歸之也。信乎其出于中心悅而誠服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蓋德卽一也。有夏先后能懋之。其得福如彼。而子孫不能率之。其得禍又如彼。我商王能布昭之。其得福又如此。今則此德之修。在太甲之身矣。太甲之嗣此德也。宜如之何。今其爲有夏之子孫。弗率歟。則禍不旋踵矣。故當自其初而謹之。天下善惡。無不原于其始。閭端爲善。則終無不善矣。謹初之要。莫先于愛敬。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愛敬之心。夫人所同。但能立之者。

鮮立者謂常存之而勿棄也。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能愛其親敬其長。推此心以不敢惡于人。慢于人。則愛敬之道達于天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其謂之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由近及遠。由微至著。謂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此又再推廣先王之成德。人紀者。卽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日用常行之道也。此道蓋未嘗亡。然必得聖人出而主持之。則人道于是始立。桀旣壞其人紀。則肇修之者湯之責也。成湯以肇修人紀。爲一身之任。苟吾身有一毫之不盡。則于人紀必有一毫之虧。于是不自足其足。必從諫而不敢拂。求之今未已也。又嘗求之古人在昔。先民有言。不可不順之也。惟成湯不以己之善自足。常欲兼天下之善。如此則宜其無一之不盡也。以之居上。則能盡其明。以之爲下。則能盡其忠。以之與人。則盡與入之道而不求備。以之檢身。則盡檢身之道而若不及。然明者分別善惡。忠者有事桀之小心。不求者恕以待人。雖寸長必錄。若不及者重以處己。雖小過不自恕。由諸侯而爲天子。以有萬邦。其積累亦艱難矣。然則湯之積累艱難也。豈是利于得天下哉。修人紀之道。不得不然。惟其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恐後世子孫未必盡如己也。廣求哲智之人。如伊尹之類。俾之輔爾後嗣。則先王之望後人。誠意至切矣。子孫其可以不副先王之望乎。

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湯不惟數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已。又制爲在官之刑以儆有位。人心無常。雖未必皆然。而先王不得不預爲之慮。風者風俗。謂足以使人動化也。舞歌者謂之巫風。殉貨色。恒遊畋者。謂之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者。謂之亂風。前六者皆基于後之四者。聖言苟有不敬之心。則謂之侮矣。忠直苟有不順之心。則謂之逆矣。耆德者。當親近而反遠之。頑童者。當遠去而反親比之。有此四者。則舞歌。貨色。遊畋。何憚而不爲。惟此三風十愆。卿士有一則其家必喪。邦君有一則國必亡。苟有一于此。則是其心有所倚而失其正矣。有一則數者皆具。臣下謂卿士諸侯各有臣。其君有一于此。而臣下視之怡然不加恤者。有墨刑。貪以敗官曰墨。臣下不能正其君。而反居其位。是貪墨之人也。具訓于蒙士。自其童蒙之時。而先以此意訓諭之。使知人臣事君之義。在于諫正。此可以見古人之教。常在于少小之時。記曰。幼子常視無誑。能言學唯。能食尙右手。酒誥亦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自其童蒙之中。而教已行矣。雖然。湯制官刑以儆有位。獨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而卿大夫邦君獨無刑何也。曰。卿士有一而喪其家。諸侯之有國者。有一而亡其國。刑孰甚焉。伊尹引此以戒太甲。意謂大夫諸侯且如此。則天子有天下者可知矣。其諫諍之法。不亦婉乎。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嗣王太甲。豈可不敬其身。念先王之訓乎。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謨卽言也。洋洋卽孔彰也。自其謨之于心。則洋洋廣大。見其憂深而思遠故也。自其發之于言。則甚彰明也。見其善惡有證也。卽上文三風十愆之戒是也。伊尹戒嗣王于初卽位之時。不以己意強之。而以先王之訓洋洋孔彰者感之。人誰獨無是尊祖愛親之心哉。此又因其孝敬而發之也。惟上帝不常。旣戒之以祖宗。又戒之以天。以見人主無所畏。惟畏祖宗與畏天。上帝之命何常之有。善者降之祥。不善者降之殃。皆其自取之耳。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卽申上文之意。勿以小善而不爲。及其至則萬邦爲之胥慶。勿以惡小而爲之。極其至則墜厥宗。嗣王當謹于善而已。

尙書詳解卷十四

商書

太甲上

讀此篇之書。伊尹何其不幸哉。當其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天下之責不在伊尹。及其幡然而改。以天下自任。則其責在伊尹矣。一出而相湯。以放桀。其次則放太甲。賢者之爲人臣也。固當如是乎。吾聞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伊尹之事。蓋達節者之所爲。然天下不以爲非。後世不以爲疑。其始終之心。載之于書。與夫子之序事迹甚明。序書以爲不明。而放諸桐三年。而復歸。作書者以爲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王惟庸罔念閔。伊尹乃言曰。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王徂桐宮。克終允德。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以不明而放之。旣悔而復之。伊尹何容心哉。蓋伊尹爲成湯腹心之臣。受遺託孤之任。義不與衆臣同。其放太甲也。以成湯之命而放之。其復太甲也。亦以成湯之心而復之。天下後世尙何非且疑哉。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孔子序此書。以爲旣立不明。則知未立之前。未至于不明也。凡中材庸主。不見可欲。易以寡過。故太甲之未立也。未見所可欲也。及其旣立。則勢位之隆。尊貴之極。豈不足以動其縱欲之心哉。故太甲之所

以不明者爲其既立故也。伊尹知其不明之故。在于既立。縱欲之原。常生于快意肆志之境。故放之于桐。置之于幽深僻遠之地。起其悲憂慘戚之心。而不見其所謂快意肆志之境。則太甲于此時善端復萌。惡念已消。故三年喪畢。復歸于亳。思前日之庸愚而痛自懲艾。深自改過。復爲賢君矣。然則伊尹能必太甲之悔過乎。曰。太甲之必能悔過。伊尹蓋豫知之矣。使伊尹不能必知太甲之悔過。則其初必不立之。既立而放之。放之而其終不改。則伊尹之罪。將不可逃矣。彼霍光之所以不得爲伊尹者。爲其不知昌邑之不能改也。既立以爲君。而又廢之。則霍光不得無慚矣。雖然。伊尹之于太甲。書之所載。特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而已。特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使太甲于桐宮而居喪。若未甚害也。而書之所載。又無放字。夫子何以書放諸桐。嗚呼。此有以見聖人之公心。終不敢爲伊尹回護。寧直書之。使伊尹以過聞于天下之人。而無飾非之心。則亂臣賊子。庶乎其不敢藉伊尹以文奸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阿。倚也。衡。平也。官名也。湯之所倚以平天下者。在乎伊尹。故立此官以處之。嗣王太甲也。不惠于阿衡。則伊尹所言太甲不順之而違之者多矣。此皆其不明之故也。伊尹于是作書以戒之。舉先王之事以爲訓。曰。先王成湯。顧諟天之明命。天之明命卽天理也。在天則謂之明命。在天下則謂之理。在身則謂

之心。願者有內省之意。諛者有取正之意。惟其願諛天命而不敢違。故敬心常存。推之以承上天神下地祇者。此心也。社稷宗廟。罔不祇敬而嚴肅。亦此心也。湯之心有以合天。故天心有以命湯。天監觀其德。用以集大命于成湯之身。俾之綏萬方爲民之主。其本皆在于願諛之心而已。惟尹躬又能左右輔助其君。以安天下之衆。蓋尹與湯同體一心。故嗣王今日大承其基業者。皆湯與尹勤勞之所致也。嗣王豈可不知所自來哉。既舉先王之君臣。又舉前代有夏之君臣。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都在亳。西有夏之君能以周而有終。周者謂能畏懼于心。凡治身治國。無一不備。苟有一毫之虧缺。則不可謂之周。惟其周備如此。故能保其終。爲之相者以其君能如此。則亦與君同其終。其後嗣王指桀也。罔克有終。則其虧缺而不周備多矣。故不能有終。既不終。其所以爲君。人臣雖欲竭心力以終之。其可得乎。其本原處皆在乎君。伊尹以此言責望太甲亦重矣。嗣王戒哉。當致其戒而無忽。祇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能盡其爲君之道。則不惟辱其身。且將辱其祖。伊尹舉此二端以告之。其意亦甚切矣。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太甲之不明。至此極矣。其始立也。伊訓之書。肆命之書。徂后之書。所以告之詳矣。猶且不惠于阿衡。及伊尹作書。歷舉湯之敬心。與有夏君臣亦甚切矣。猶且罔念聞。則其庸愚之故。是以聽伊尹之言。如無所念聞。然伊尹于是面命而言之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昧爽者天欲明而未明之時。湯于此時。

不顯其心。無一毫人欲之累。坐以待旦。其勤如此。猶以爲未足也。旁招俊彥之人。求之非一方也。以啓迪我後之人。古之人君所以遺其子孫者。莫大于得人。湯以伊尹遺太甲。周武王以周召遺成王。武帝以霍光遺昭宣。皆此類也。爾太甲當念先王所以望後人之意。而不可隕墜其命。以自覆亡也。命者即天理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此又指太甲之病從而箴救之。太甲之所以欲敗度。縱敗禮者。以其不知儉也。儉者非止節用之謂。心有所節而不敢爲者。皆儉也。惟儉則可以爲永久之謀。如虞人之張機。必省察其矢括之合于度。則釋言。事當審諸己而不可輕爲也。欲知其所以審諸己而不可輕爲。其要則在于敬其所止。以取法于先王。敬其所止。則心純一而不雜。率乃祖之所行。則動合舊章而無過。若太甲敬其所止。取法先王。而事無所輕舉。豈有不合于伊尹之心。此朕之所以擇。不惟擇在伊尹。雖太甲亦有美名于萬世矣。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其始也不惠于阿衡。其次也庸罔念聞。則視伊尹之言。如以水投石也。至此王未克變。則伊尹之言。浸淫于太甲之耳。欲變而未能也。蓋其善根將發。而習惡猶勝。伊尹于此時知其不可以口舌爭也。于是謀之于羣臣之中。求所以轉移太甲之心。以謂茲乃不義之事。其習與性成矣。太甲之性本來無此。特爲習所勝。則性亦與習成。予不可使狎近于不順之人。于是營桐宮。桐宮乃成湯所葬之地。使之密邇

先王其訓起其哀思之念而屏遠其可欲之事。困心衡慮而有得。無俾一世之人迷惑也。然則太甲之不明何預庶人。蓋君仁莫不仁。君苟迷則一世之人皆迷矣。王徂桐宮居憂。果能修其誠信之德。允德者以其誠心之發見也。伊尹之放太甲也。豈得已而爲之哉。其不惠于阿衡也。作書以告之。其罔念聞也。則以言而警之。其未克變也。而後俾之往桐宮。作書者述此三節。而伊尹之事。判然無疑于天下後世。嗚呼。大臣格君心之非者。當如是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此章深見伊尹欣幸不已之意。始者其君不明而放之。君臣之際幾于不克終矣。至此其君克終允德而復之。君臣相與之情得以如初。伊尹之忠節至此而益明。其欣幸之意當何如耶。三祀十有二月朔。卽三年之正月初一日也。喪服亦闋矣。伊尹以冕服奉嗣王以歸亳。遂作書以告太甲。所以敘其情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謂太甲在桐宮時。民曠年無君。常如不能相正以有生。則民不可以無君也。如此。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亦謂太甲在桐宮時。不得其民而有之。無以爲四方之君。君之不可以無民如此。今也太甲復歸于亳。則太甲有其民。而民亦有其君矣。此非天佑商家。何以能使嗣王克終厥德乎。萬世無疆之休。將于此乎在。使太甲終于不明。而伊尹終于放君。則亦何以垂休後代耶。太甲之明也。

實伊尹啓迪之力。何以歸之天也。蓋天下之理可必者在我。而不可必者在天。伊尹能盡其所以爲臣之道。而不能必太甲之悔過。則太甲之所以悔過者。歸之天可也。設若人事之不盡。而一切委之于天。伊訓肆命。徂后之書不作。桐宮之放。尹無所竄力。而謂太甲不明。天實爲之。殆非聖賢所謂以義合命者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伊訓肆命。徂后之書作矣。而太甲不明。嗣王戒哉之訓陳矣。而王惟庸。面命之言復陳矣。而未克變。及桐宮之既放。亳之既歸。則王于此始有拜手稽首。始有不明于德之責。既以自作孽。不可追。任諸己。復以尙賴匡救。責諸臣。雍雍然有唐虞揖遜氣象。則知太甲固非言語口舌間所能正救。而伊尹亦不以言語口舌之間。而爲之正救也。然則何爲不知太甲之不明。而必立之。及其既不明。則放諸桐。以密邇先王其訓。伊尹必爲是費力歟。曰。伊尹受湯之託。以立太甲。則太甲之不明。伊尹雖知。亦不敢忘湯之命也。尹知太甲之不明。亦知太甲之能悔過。故以成湯之命而立太甲。無害也。君而稽首于其臣。可乎。曰。伊尹乃受遺託孤之大臣。禮貌之所必加。而不可拘于君臣之常禮也。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不類。不善也。所以致于不善者。徒以不明之故。所以欲敗度。縱敗禮。以自取其戾。天作孽。猶可違。謂災之自天者。可以禳而去之。若成王悟而天返風。宋景公出仁人之言。而熒惑退命是也。災之自己作。則

己受之。尙何逃耶。如隋秦之奢侈。天下終爲漢唐所有。雖人力有不能拯救也。既往背師保之訓。弗能于其初。悔之不可追矣。尙賴匡救以圖其終。則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言不得以繼聞也。遷善之意。爲何如耶。雖然。伊尹亦嘗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矣。亦嘗引先王制官刑之說。以告于王矣。書之作。亦未嘗不在于先王。顧譏天之明命矣。言之陳。亦未嘗不在于先王。昧爽不顯矣。凡所以爲太甲告。歷于茲。殆未始棄成湯也。桐宮之放。亦不過密邇先王。其訓而已。奈何成湯之訓。伊尹援引以爲之告。則終不能變太甲不明之累。放之桐宮。使之密邇先王。乃可以使太甲終允德。何耶。夫古者朝廷容面。折廷諍之臣。以疏人主之闕。善言而告之以正。所以誘掖之也。不言何以訓誨歟。曰。此正伊尹造化太甲也。訓導之弗知。教誨之弗率。是其心之奢侈。外物得以役之。于伊尹之言。無所受納。營于桐宮。則口傳不若意憶。外物無以役其心。聲色無以役其耳目。自然善心油然而長。謂之克終允德。固宜。然成王有過。周公撻伯禽。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桐。無非所以造化之也。太甲之克終允德也。聞伊尹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數言。而太甲遂爲之稽首。知其不明不類。敗度敗禮如此。其曉然見一己之過。何耶。蓋向也在不明之中。則方且以不類爲是。以敗度敗禮者爲常然。伊尹之言如未聞也。至此則良善之心油然而生。始悟前者之非。庶幾來者之可圖。宜其歷數已過。如是其曉然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又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蓋上智之資。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爲善。苟非上智。則啓發之機。必有待于憤悱者矣。太甲之悔過也。豈非桐宮之放。有以動心忍性。而然歟。秦穆公無

殺之敗。則必無秦誓之作。漢武帝無巫蠱之禍。則必無輪臺之詔。大抵欲觀人之良心發者。必自其悔過者觀之。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後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伊尹就太甲良心既發處。又從而推廣之也。孟子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太甲之心。正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故伊尹所以推廣之之意。則曰修厥身。謂天下國家之本皆在于身。允德者。卽誠實之德也。人欲不留。無一毫之僞。卽允德也。太甲能悔過。卽知允德矣。然允德之在身者。未足爲允德之至。必使協于下而後。可以爲明君。協于下者。愛人而人親之。治人而人治之。禮人而人答之。此協于下也。若愛人不親。治人不答。其可謂之允德乎。于是又卽成湯之德。所以協于下者爲證。先王子惠困窮。困窮之民所急宜恤也。而湯子愛之。加惠之。卽允德之推也。未幾而民服厥命。則罔有不悅。未幾而有邦厥鄰之人。皆後我君之來。有以恤我而無罰。何以使人至于此哉。允德之協于下也。觀此當知伊尹于戒王之際。未始一日忘于成湯也。太甲卽位之初。不明之時。伊尹固嘗援引先王以爲訓矣。太甲悔過之後。若不必復泥于先王可也。而且不忘焉。蓋以大臣之告君。不患君之不從。而患其言之無所據。夫人之情。莫不信于有所據。而疑于泛然之辭也。伊尹欲其君行己之言。

則不得不有以信其心。欲信其心，則不得無所據。是以卽成湯而爲之據，使太甲心朗目耀，曉然于面前，無惑疑不決之患。則始終之詞，不得以異其說。以至太甲下篇，咸有一德之篇，開口措辭之際，莫非成湯之事迹。伊尹其善于告君歟！旣以成湯而陳之于前，次以太甲而例之于後，意者蓋欲使太甲法成湯以爲之據也。王懋乃德，乃德非自外來也。卽中心之允德也。視乃烈祖，成湯當以先王爲準的。無時豫怠，則勉之又勉。有一時而豫怠，則不足以爲允德矣。卽此德而奉先，則思孝以事其親。卽此德而接下，則思恭以待其臣。卽此德以視遠，則惟明而不爲淺近之見。卽此德以聽德，則惟聰而不爲側言之信。其用不同，而其爲允德則一也。太甲而能至于此，則伊尹承太甲之休而無所厭斁矣。人臣之樂，豈在于爵位之崇，一己之奉，爲妻子計，爲持祿保位計哉！君心旣格，則人臣之樂無以加此矣。曰朕云者，天子自稱曰朕。伊尹自稱以爲朕，蓋古者朕之字卽訓我，非有君臣之別。自後世始分朕爲天子，禹曰朕，德罔克。皐陶曰朕言惠，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太甲下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告有重復不已之意。太甲三篇之書，當作三節看。上篇乃其過未改之時，其君方在縱欲之中，故伊尹所以攻之者尤峻。中篇則方改過，伊尹有忻懌之情，故其辭寬緩和柔。下篇則已改過之後矣，人莫難于過之已改，而過之未改者爲易。蓋過之未改，其過顯然，人所同見，故迷之極者必返，而縱欲之極

者必知變。苟能返而變。則良心頓回矣。及過已改之後。常兢兢業業。戰懼是念。惟恐有過之在身。則庶乎知免矣。若自謂其過之已改。泰然無事。則必有進銳退速之患。此伊尹之所慮也。故下篇之書。尤嚴所以隄防之于其終。而指示之以踐履篤實之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君之有天下。上當有以得天下。下當有以得民。幽當有以得鬼神。天之無親。民之無常懷。鬼神之無常享。則人君者。其何所恃哉。此蓋以至難者警之也。雖然。至難之中。有至易者存。天人心之與鬼神之心。不必求之于彼。而求之于我。惟敬則爲天所親。敬者天之理也。惟仁則爲民所懷。仁者人之心也。惟誠則爲鬼神所享。誠者鬼神之德也。天位艱哉。自其無親。無常懷。無常享。觀之。豈非至難。人君不可以位爲逸樂之具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

德者。卽上文敬與仁與誠之德也。合之則爲一。用之以事天則爲敬。以愛民則爲仁。以事鬼神則爲誠。有德則其心常存。于事無失。所以治。無德則心出其位。事事不止其所。故亂。與治世而同其道。則無有不興。與亂世而同其事。則無有不亡。事與道所以異者。與治世必同其道。而後可。事有變。而道無變。如三聖相授所守者一道。若以事論。則夏商之官。非唐虞之官。夏商之刑。非唐虞之刑。故不必同其事也。若亂世則其道有不足言。但有一二事之同。則足以亡國。如厲王之弭謗。秦王之禁偶語之類是也。終

始慎厥與者。終始常一心。慎其所以與治同道。而無與亂同事可也。安危存亡之機。常在于決擇之初。慎其所與。則知所趨向。取舍矣。自非明明之君。安能決擇如是之審哉。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言當與先王同其道也。先王所以能配合上帝與天同其大者。惟在于懋敬其德。敬即天德也。能勉敬其德。不欺不愧。無作無輟。豈非天乎。今王繼先王之善業。當以此爲監。則與治同道者得矣。伊尹此言。蓋欲太甲亦以懋敬爲心。純一不已。方可以繼先王。不可謂過已改而無所事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記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易曰。知崇禮卑。蓋爲學之道。當有次序。徐行後長。即堯舜人倫也。皆天理也。若夫語高遺卑。言體不及用。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得性命之淵源。而簡薄于日用常行之間。皆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自邇者也。太甲之未改過。未知德者也。伊尹故無用此言。及已改過。已知德矣。太甲之心。安知不以德爲止。于是乎。以德爲止。于是。則日用常行之際。細微之事。未必不忽略。此伊尹所以有自下自邇之言。欲其務實也。民事不可輕。常以爲難。而後可。太甲若自謂吾過已改。吾德已知。于民事如此足矣。豈非輕乎。位不可安。當以爲危。而後可。太甲若自謂吾過已改。吾德已知。于位如此亦無害矣。豈非安乎。稍有一毫自矜自恃之心。便謂之輕。謂之安。慎終于始。太甲此心。兢業戰懼之。于終亦當如其始。未改過之時。自怨自艾。處仁遷善如此。則可。

若言逆汝心而遂拒之。言遜汝志而遂受之。豈慎終如始之道哉。人之情安于順己而惡其拂己者。必自以己爲是。此有我之心未忘也。今焉屏去好惡逆順之私情。而惟以理爲主。則言之逆汝心者。必求其言之所以合于道。不然。彼何爲而逆我哉。言之遜汝志者。必求之非道。不然。彼何爲而遜我哉。雖然。逆己之言。亦有時而不合于道者。遜己之言。亦有時而合于道者。然逆己之言。合道者爲多。遜己之言。不合道者爲多。亦在夫求之者而已矣。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此二句爲尤切。天下之理。必有思也。而後有所得。必有行也。而後有所成。伊尹所以告太甲之言。不爲不諄諄矣。若太甲自不能思。思而不能行。又奚益。慮之者所以知乎此。而爲之者所以行乎此也。若一人至于元良而大善。則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以貞。寧不信然。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此伊尹不惟警太甲。又以自警也。不惟以自警。亦所以示萬世君臣之法。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矣。人君之心。可以已乎。曰未也。若斯須不謹。辯言一入。則先王之政。將紛更變亂。治俄而亂。安俄而危矣。辯言者。人君之所易喜也。誘其君以富強。而動其君于功利。則鮮有不聽者。此帝舜命禹于允。執厥中之後。必曰無稽之言勿聽。夫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之後。必曰遠佞人也。人臣之有功。孰非常爲之事。若貪其寵利。則以成功自居。成功而不退。必有後患。伊尹至此。將有告歸之意矣。聖賢之處世。果何容心哉。當其以天下自任也。一出而相湯伐桀。再出而放太甲。今太甲已克終允德。功成當退。所過者化。豈復

有所貪哉。周勃霍光不知此意。所以不免有廷尉之繫。赤族之誅。人之不可以不學也。如此君不以辯言亂舊政。而全其所以爲君之道。臣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全人臣之節。邦之休美也。信乎其永也。

尚書詳解卷十五

商書

咸有一德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伊尹示太甲以傳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則其德固一矣。然人心無常。苟一念之差。則前日之允德。安能保其不變。告歸之際。猶以是爲慮。一德亦大矣。在堯舜謂之執中。在武王謂之皇極。在夫子謂之忠恕一貫。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浩然之氣。實一物也。明乎一德之理。則由體而推之。用人己一也。君民一也。幽明一也。古今一也。始終一也。將無適而非一。若人與己。君與民。幽與明。今與古。終與始。猶有毫釐之未合。是猶有二者存而非一也。故此篇言一德必極于天人合。古今人己之合。蓋德之體自當如此。亦如中庸之誠。其用甚大。其所推者甚廣。然必謂之咸有一德者。以君臣之際。皆有此一德也。有堯舜爲之君。必有禹臯爲之臣。若有一德之君。而無一德之臣。猶不足以共治。然一德之臣。亦在乎有是君。足以知之任之而已。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咸有一德之書。作史者既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其事已顯矣。故夫子直序之曰。伊尹作咸有一德。嗚呼。人臣進退之節。未有如伊尹之兩全者也。世固有功成而身不退。威權震主而卒受赤族之誅者。亦有功成身退。飄然長往。不復爲國家遠慮者。觀伊尹相湯伐桀。出生民于塗炭。保衡之寄。輔導太甲。卒爲賢主。人臣之功至此極美矣。而乃復政告歸。前日之功一毫不有。陳戒其君以一德。愛君之誠。惓惓不忘。此其于人臣之節。所以爲兩全歟。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伊尹將言一德之戒心。先以天爲言。所以啓人主之敬心。天之所以難信者。以其命之無常。有從違向背于其間也。自其從違向背者觀之。謂之靡常可也。自人事觀之。常其德則位可保。孰謂天之無常乎。常德者卽一德也。不一則安能常厥德。匪常則九有以亡。若夏王是也。夏王不能常其德。則是失其本心矣。夫德之一者卽神也。卽民也。卽天也。此其理之至一者也。桀旣不能常其德。則是不與神爲一矣。故慢神不與民爲一矣。故虐民不與天爲一矣。故天弗保。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天旣不與桀。則必求夫一德而與之。監觀萬方。有開導之命。眷求一德之人。而俾之爲神主。此所以假手于我成湯以伐桀也。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此言湯與伊尹君臣之間。皆一德者也。夫德之一者何也。其理則根諸心。其用則與天地萬物無間。至一而無二。至誠而無偽。至精而不雜者是也。苟有一毫之偽與雜。則是二而非一矣。所謂天地一元。古今一時。人物一氣。遠近一貫之一也。惟伊湯君臣有此一德。則感而遂通。天人爲一。而遂能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君民爲一。而遂能有九有之師。以革夏正。蓋天下只有一理。初無兩樣。古之聖人。齋心服事于屋漏之中。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在此。惟其至一而已。易之所謂至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此理也。非天私我有商。以其所佑者在德。非商求于下民。以其所歸者在德。當其一德時。天之心在此。民之心亦在此。其本同也。天有心于私之。商有心于求之。不惟不足以得天人之心。而一德之體亦有虧矣。尹有一德。而自言暨湯。先已後君者。其不失之誇伐歟。曰。尹當太甲未明之時。斯言未出也。尹當太甲既明之後。斯言未出也。今其告歸之際。其心切于爲君。故直言無隱。諱無藏匿。必欲太甲效法成湯可也。時湯既沒。太甲何以見知。是必先已而後湯。俾太甲卽己之一德。知湯之一德也。聖賢以公天下爲心。不事于形迹如此。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當其德惟一之時。粹然無瑕。如明月之珠。如夜光之璧。舉動無適而不得其宜。此卽吉也。德二三。動罔不凶。當其德二三之時。心勞日拙。動輒窒礙。此卽凶也。然則德止有一德。奚從而二三也。自人爲之私言之。則有二三。自天理之公言之。卽一德也。吉凶之所以不差者。皆在乎人。非于人。

之外別有吉凶。天之降災祥者。卽在乎德。非于德之外別有災祥。六經之所言吉凶禍福者。皆自其己求之。而非自外來也。使吉凶禍福而自外至。則禍可以禳而去。福可以祈而得。伊尹豈教太甲以倖福而苟免其禍者哉。則知此言吉凶災祥者。就德而言不誣矣。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伊尹指示太甲以一德之要。至爲親切者也。今嗣王新服厥命。謂卽政之始。服此天命。常惟新厥德可也。新者對舊而言之。舊則有委靡因循而不振之意。新則純一不已。而日進無疆也。伊尹又慮太甲不知所以新厥德。而徒以紛更改爲者。謂之新。故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所以謂之新。非其紛更改爲者之謂也。終始惟一之中。自有新之理存焉。蓋體常盡變之理。自當如此。終始惟一者。誠而不變者也。時乃日新者。其變愈出。而其應愈不匱也。雖日新之功。千變萬狀。而吾之至一者。未嘗分乎此。則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實未始有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實未始爲也。至是則德之盛矣。非躬行之至者。不足以盡此。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知此。惟人君既有此一德。則人臣之有一德者。自然能知之。知而必能任之。故任庶官者。必惟賢才。選左右之大臣者。必慎擇其人。則人臣之有一德者。皆爲我用矣。然則人臣之所以貴乎一德者。蓋其任甚重。其責匪輕。豈可以非德而居之。臣之所以爲上者。以其爲君之德。期于致君者也。臣之所以爲下者。以其爲民。期以澤乎民也。君民之責聚于。人臣之身。則君之擇

人難于未用之先。不可以爲易而妄進之也。慎之于已用之後。不可以爲忽而使小人或間之也。既盡其難與慎。則所與者必君子矣。所與者皆君子。則自然君臣之間。可相濟而爲和。道同志合而爲一。此一篇大抵言有一德之君者。斯能用一德之臣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上章旣言一德之見于用人矣。猶以爲未也。此章又言一德之見于擇善。猶以爲未也。又言一德之效驗見于萬姓。咸曰。大哉一哉。人君不可以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而遂自止也。必當廣而求之。惟善是從。審而擇之。惟一是合。德亦何常師之有。苟主于善。吾從而師之。人莫不各有所長。能其一不能其二。工于此或拙于彼。惟主于善。則寸長者皆在所師。其求善者無有不廣矣。善無常主。善有似仁而不爲仁。似義而不爲義。似忠信而非忠信者。自其近似者觀之。亦謂之善。非善之正也。必當詳擇而審之。以求合于純一不變。然後可以爲善之至。其擇善者無有不精矣。擇善而至于協于克一。自非在己者先有一德。安能如是。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此言一德之效驗也。君與民同此一也。吾有一德。則民安得不稱頌之。大哉王言。以王言之出。皆公天下爲心。則如之何而不一。一哉王心。因其言以探其心。所言在是。而所行亦在是。終始不變。如之何而不一。咸曰。以見同然之心。又曰。以見不已之情。使人君自謂有一德。而百姓不稱頌之。百姓雖稱頌之。而未至于咸稱頌之。百姓咸稱頌之。而未

至于又稱頌之。皆未足以言一德之至也。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先王之祿如之何而綏安之。斯民之生如之何而底致之。當其一德之時。先王之祿與烝民之生。皆在其中矣。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先王之祿。自吾一德而安。各安其居。各樂其業。而斯民之生。自吾一德而致。一德之效。顧不大哉。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純一不已而已者。非純。至誠無息而息者。非誠。一德者。純誠之德也。苟有自息自足之意。則不足爲一德矣。求之于七世之廟。又當求之千萬夫之長。又當下至于庶民匹夫匹婦之微。無不各使之盡其情。此則不已不息者也。七世之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曰可以觀德。是古今爲一者也。萬夫之長。謂居民之上。爲諸侯。智足以整齊萬夫者。故曰可以觀政。是人與己爲一者也。君得民。以使民得君。以事君。民之勢。其相須如此之切。其可不使人盡其情乎。若以己爲廣。以人爲狹。自謂有餘。而他人莫己若。則訑訑聲音。拒人千里。匹夫匹婦。苟有寸長者。安得自盡乎。匹夫匹婦。旣不得盡其情。則人主孤立。寡聞。誰與共成其功乎。是君與民。又欲其爲一者也。此章所言。豈以人主旣有一德。必須觀德于七廟。觀政于萬夫之長。求善于匹夫匹婦哉。蓋一德之體。無往而非一。古今人已。君民猶有二者存焉。則不足以爲一德之至矣。此伊尹因太甲悔過之後。可與言而言之。與堯舜授受執中。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一意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此數篇皆逸其書。其書亡而其序存。沃丁太甲之子也。伊尹既歿後。沃丁以三公之禮葬之。其臣咎單遂訓述伊尹平生之事。守之弗失。如曹參守蕭何故事。然咎單作明居。蓋司空之官也。唐虞以司空宅百揆。意者商朝亦然。則咎單者繼伊尹而相者也。伊陟伊尹之子也。爲太戊之相。亳有妖祥。桑穀之木共生于朝。朝非木之所生。此妖也。君臣之間。謀所以恐懼修省。以泐天變。故伊陟贊告巫咸。謀之于同列。而咸又四篇之書。作咸又者。以巫咸能保乂王家也。太戊贊告于伊陟。謀之于臣。而伊陟原命之書。作原命者。原。臣名。既以告伊陟。又以告原也。惟其君臣恐懼。更相告戒如此。此所以能消天變。而太戊伊陟巫咸卒爲商之賢君賢臣也。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歷世未久而累遷都。蓋所居近河。世有河患。則其遷也。亦視民利而遷。不獲已者也。

尙書詳解卷十六

商書

盤庚上

堯舜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治水之役。征苗之役。蓋有先意承志。奔走惟恐後者。其君固未嘗有言。而其民亦不待言而自從也。商德之衰。盤庚欲爲遷都之舉。而民敢出怨言以怨其上。其君又從而諄復告語之。示之以禍福。陳之以利害。上篇所以告之于未遷之時。中篇所以告之于將遷之際。而已遷之後。又爲下篇之書以安慰之。亦足以見其號令之繁。而風俗之薄矣。然則盤庚不得爲商之賢君歟。嗚呼。讀盤庚三篇之書者。可以見三代之君民矣。天下之患。莫患于勢隔而情不通。勢隔而情不通者。民有所乖於心。隱忍而不敢言。則亦蓄憤含怒而已。斯民蓄憤含怒于下。而君尊如天以勢臨之。則關節脈理。始不相通。今也盤庚之民。有懷輒吐。有言輒發。而爲之君者。又從而撫摩開導之。俾之心平氣和。有相安而無相賊。此豈非其真情者乎。孟子曰。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商民歷文武成康四十餘年。而不服周家。此豈無自而然哉。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自殷而遷亳。特一遷耳。安有五遷。此蓋爲民之胥怨而言之也。遷都大事也。自成湯遷亳。仲丁遷

蠶。河。賈。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又。遷。于。亳。自。湯。至。盤。庚。已。五。遷。矣。將。治。亳。殷。未。治。也。民。于。是。咨。嗟。相。與。出。怨。言。蓋。其。懷。土。重。遷。好。安。惡。危。之。情。固。爾。也。盤。庚。于。是。作。三。篇。之。書。以。告。戒。之。而。以。口。舌。代。斧。鉞。則。盤。庚。亦。忠。厚。矣。予。于。此。見。聖。人。亦。有。違。衆。而。自。用。者。矣。夫。善。鈞。從。衆。聖。人。與。衆。同。所。欲。也。人。情。之。所。順。則。事。舉。而。易。成。人。情。之。所。拂。則。事。作。而。多。敗。聖。人。安。用。違。衆。哉。聖。人。所。謂。違。衆。者。從。夫。天。下。之。公。理。而。已。人。情。在。是。而。理。亦。在。是。徇。人。情。可。也。人。情。在。是。而。理。不。在。是。則。是。理。在。吾。心。矣。吾。將。屈。于。理。而。徇。人。乎。抑。亦。屈。于。人。而。徇。理。哉。吾。惟。屈。于。人。而。徇。理。則。大。公。所。在。事。久。論。定。向。之。怨。者。將。爲。今。之。安。矣。則。聖。人。之。所。謂。違。衆。者。是。乃。從。衆。也。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顛。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盤。庚。欲。遷。般。而。民。不。往。從。其。所。居。盤。庚。于。是。乎。率。呼。衆。變。之。人。而。出。直。言。以。告。之。我。王。祖。乙。之。來。此。耿。邑。則。既。居。于。此。矣。亦。惟。愛。重。我。民。而。不。忍。盡。殺。害。之。所。以。去。害。就。利。而。遷。于。耿。豈。意。耿。邑。復。有。河。患。汝。民。復。不。能。相。正。以。趨。生。生。之。理。予。既。攷。之。于。卜。亦。如。我。之。謀。則。人。謀。鬼。謀。皆。相。契。合。我。之。遷。可。以。無。疑。矣。商。俗。尙。神。三。復。齶。牙。之。書。大。率。以。鬼。神。爲。言。上。篇。曰。卜。稽。中。篇。之。說。尤。詳。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其。本。一。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先王有所服行。無非恪謹天命。天命卽天理。謂順天理而行。當遷卽遷也。先王之順天理如此。猶不常安寧。不常其邑居。至于今已五邦矣。今若不能承繼古先王所以恪謹天命之意。而徒懷安不肯遷。則天斷絕汝命于此耿地。而爾不知之矣。何況能從先王之功乎。木已顛仆。尙有萌蘖。可以再生之理。若今耿邑已是圯壞。能遷徙于新邑。則可以再復天之意。將永我之命。庶幾自此可以紹復先王之業。而繼承不已。自此可以底綏萬方。而民各安生業。利害在此甚明。爾其可不從我以遷乎。夫命旣在天。而曰恪天命。罔知斷命。天其永命。何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爲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爲命。勅天之命。祈天永命。皆自己而言之也。若在己者不能盡其當然之理。立乎巖牆之下。與陷于桎梏而死。語人曰。此命也。而可乎。如使盤庚不遷都。而耿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得其命之正者也。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君至尊。民至卑。在位之臣。則處乎尊卑之間。達上之情于下。而達下之情于上者也。盤庚知小民有怨咨之言。惟恐君民有隔絕窒塞。欲使之血脈貫通。故教于民。而君情之未易達也。必由乃在位之臣。宣其德意志慮以告之。又慮夫民情之不得以達于上也。于是戒在位之臣。以常行舊事。而正其法度。在于無伏小人之箴而已。蓋小人箴規之言。自昔先王之世。使之畢達于上。而未嘗抑塞之。則所謂舊事。

者莫先于此也。能如此則君民相與。其體無間。命衆悉至于庭。謂羣臣以下皆至于庭。告以君之意。使之達于民者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來汝衆人。告汝以教誨之言。汝常謀去所以傲上從康之心。傲上者。違君之命而不肯從也。從康者。以其懷一時之安而不爲後日慮也。當時羣臣所以不遷。其病在此二事。盤庚直指病而告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舊人者。歷年多。更事熟。見利害甚明者也。故先王必惟舊人是任。而新進少年不用之。亦足以見盤庚之時。所欲遷者皆老成之人。而不欲遷者皆新進少年者也。惟先王圖任舊人與之共政。故先王有號令播告于下。斯民見上之德意無有隱匿。其所以導達之指者。豈非舊人是賴。我先王蓋不徒以言語聳動人也。而行之以身。又致其敬而無有過言。斯民因王之意而信王之德。則自然不變。翕然惟上之從也。豈聞有傲上從康也哉。先王所用之舊人如彼。今汝之所爲者。聒聒然無知。徒以險膚之言。起人之信。險則易動。膚則易入。皆非真實之言也。予不知汝之所爭者。抑將何謂。盤庚至此灼然有所見。不惑于羣議。謂若非我之自荒大其德以爲必遷。將從汝之言。惟汝含容以爲德。則使汝終不畏我一人。猶之觀火燎原。坐視不救。則我以拙謀成汝之過矣。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

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亦指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告之也。君唱而臣從。先難而後獲。此自然之理也。今我欲遷。而爾臣反傲上而不從。曷不觀之于網乎。網之有綱。猶臣之有君。舉綱則網自有條。豈有君欲爲而臣不欲者乎。今我欲圖爲久安之計。而爾臣反從康而憚勞。曷不觀之農乎。農之于田。猶人之于事。服田力穡。則必有秋成之望。豈有懷安怠惰而欲有所成乎。此又盤庚託物以明理。使之因物而有所悟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黜。退也。常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從其本心。則真實之德見矣。常傲上從康之時。本心既失。以險膚之言。恐動衆人。安其危利其蓄。夫豈有實德及民乎。汝苟能黜乃心。而使實德及民。以至于爾之婚姻朋友。他日享其生生之樂。則民與婚姻皆受汝之實惠。我于此時。方敢不大其言。以稱揚汝之善。謂汝有積德。其德之積自先世。以至于今。非一日也。當時在朝之臣。皆世臣。臣室之子孫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盤庚于此分析利害。甚爲明白。上章言有條不紊。乃亦有秋。施實德于民。汝有積德。是皆以其利者告之。此章又言罔有黍稷。自生毒。自災厥身。乃奉其恫。是皆以其害者告之。曰如此則有利。如此則有害。汝當知所決擇也。爾若不知所畏懼。大爲害于遠近之民。如惰農偷一時之安。不知勉強以作勞。不服

事于吠畝。則終無有黍稷之獲。飢寒將至矣。汝不以和善言而告諭百姓。他日民不安居。則是汝自生其害。以至于敗禍。茲究之惡。皆叢聚于爾身。以自取其災矣。汝羣臣乃民所視效。不導民于善。而反以惡先爲之倡。則是汝自奉其恫。猶自取其災也。痛旣自奉于其身。則他日雖有悔。亦無及矣。凡此皆極言其害處以告之。謂之自毒自災。自奉其恫。以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

相時儉民。猶背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背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旣分析利害以告之。至此又示之以一己之權。以爲刑罰。特我不忍用之也。而汝不可以我爲不能。用刑也。相視小民。尙相顧于箴誨之言。恐其言之發。有口舌之患。曾謂士大夫之所爲。不若小人哉。況我制汝短長之命。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汝苟有所見。何不直告我。而乃背動以浮虛不實之言。恐動沈溺衆人。乃是汝無所忌憚。不若儉民之顧箴言也。火之燎原。人不得而近。其勢亦焰矣。尙可撲而滅之。縱汝羣臣肆浮言于下。我豈不能用刑以撲滅之乎。至于用刑撲滅。則是汝衆自爲不安。非我之咎也。盤庚豈真用刑哉。特以是而警之爾。于此可見古人之刑。亦不苟用。必三令五申。水洊至。習坎。重巽申命。迨其久也。而猶有不率。則法施于不得。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聖人何嘗容心于其間哉。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遲任古之賢人也。人求舊則其所見也。審器求舊則其爲用也。利借器以明人。反而觀之。則器不可以同乎人者也。盤庚之意以謂人當求舊。則老成之言在所當聽。而世臣之子孫亦所當念。當時在朝之臣皆先正之子孫。古我先王暨汝之祖父安與之同其安。勞與之同其勞。豈予今日不念其子孫敢以非禮之罰加之乎。汝之祖父既勤于王家。則爲之子孫者在我當世。世選汝之功勞。不敢掩汝之善。茲我有蒸嘗之祭。大享先王。則爾祖亦與享之。蓋功臣得以配享于廟。我念爾之祖父則亦必念其子孫。作福作災皆爾之自取。予亦豈敢以非德而賞汝乎。此章見得盤庚賞罰並用。既不敢用非禮之罰。又不敢用非德之賞。盤庚之心惟有大公至正而已。古之有大功于王室者。其獲報如此之厚。先王忠厚記人之功。不敢忘人之勞。蓋至于後世子孫而猶不忘。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皆賢者之子孫也。然則春秋何以譏世官。曰念先臣之功。而錄其子孫之賢。此先王之公心也。不擇賢愚而世授以大柄。此後王之私意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今我告教汝以行事之難。言事不可輕易。當如射之志于的。然射之志于的。必詳審而後發。苟以爲輕易。則發之必不中矣。汝羣臣于遷都之舉。不知深圖熟慮。言語輕發。遂以爲不可遷。豈不失之太輕易。

乎。老成慮事深遠。汝反不從其言。是侮之也。孤有幼本。未有所知。汝今苟不遷。而他日孤有幼者。罹其害。是弱之也。各思長久其所居。不可爲目前一時之計。勉出汝之心力。以聽我一人之謀。一人之謀。本爲長厥居之計也。無有遠而疏。近而親。我但公其心。以爲賞罰。汝之用罪者。吾必有罰。以伐汝趨死之路。汝之用德者。吾必有賞。以彰汝向善之心。禍福皆汝之自取也。邦之臧善。去害趨利。舍危就安。皆汝衆之謀。非我一人之所專。若其既遷之後。而苟有不善焉。則我一人有過失之罰。善則稱人。過則歸己之意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謂爾衆。當以吾言徧告其下。蓋是時下之聽命。亦有未及聽者。盤庚慮其如是。故爲此言。使人人皆知予心。自今至于後日。汝當舍其舊而新。是圖前日之聒聒險虜。置之勿論矣。自今而後。各恭爾之職事。言當遷都也。齊汝之分位。言臣當從君也。度汝之口。言汝之所言者。當合法度。無如前日之動浮言也。罰及爾身。弗可悔。我本無用刑之心。爾若違命不從事。而不恭。位而不齊。口而不度。至于用刑罰。則我亦不得已。而用汝。亦無可悔矣。末之二句。嚴以刑罰。盤庚之心。欲使臣民之從之者。爲何如耶。此篇乃盤庚直情以告臣下。皆其心腹之言。若父兄之所以訓子弟。涵泳其言者。可以默識矣。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賣。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此數句史文也。中篇乃其將遷之詞。合臣民而告之也。上篇未遷之時。其人心咨怨。故盤庚之言。不得

不嚴切。中篇將遷。則人心已略信矣。猶未全信之也。故告之之辭稍緩。下篇已遷。則其辭尤緩。作史者述其意。謂盤庚作者。率民而起。涉河而南。以遷也。當此之時。道路之間。跋履之勞。人情得無懷舊土之安乎。又況于此時信者半。疑者亦半。不得不以善言而訓其不率者。誕大也。大告以言。而誠信用孚于衆人之心。彼臣民咸至于王之庭。亦皆以誠信而應上之命。無敢有褻狎者。此有以見君民之交孚也。雖然。天下至大也。萬民至衆也。其所以服役聽命者。豈無人哉。于是乎有聖人出焉。爲之統制。爲之整理。凡有所云爲。注措。則風起聲隨。雲合影應焉。慮其有不從者。今而盤庚遷都之謀。以口舌代斧鉞。回曲宛轉。旁譬方喻。又從而以至誠聽神之說。以警悟之。斯民于此。宜其變前日不從之心。爲今日樂從之意可也。又且優游不進。咨嗟出怨言。豈盤庚不善于化民歟。抑民不肯從盤庚歟。曰。遷都大事也。盤庚之率民。民非不從。蓋自湯而至于今。凡五遷都。民之困于是役爲已久矣。力罷氣乏。憔悴勞苦。何況盤庚至此復遷。則其咨嗟不進。非民之罪也。是亦當然之理耳。余故表而出之。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孚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君甚貴而民甚賤。君至尊而民至卑。盤庚升其民而進之。君不以貴且尊者臨其民。而民自忘其卑且賤。此三代所以與其民不薄也。曰。明聽朕言足矣。又曰。無荒失朕命。此丁寧重復之意。欲使聽者之專也。古我前后。以商家先王之故事告之也。我前后一舉措動作。無不惟民之是順。故民安其君之政。而

與君相與以同其憂。孟子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是也。君惟民之承。而民與君同其憂。是君與民一心也。豈有所行之事而不順天時者。浮者順從之謂也。殷降大虐。謂鷲與相皆爲水患是也。先王所以不安其居。其所作爲者。無非視民之所利而遷。此商家之故事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我古后之事。聞于後世者如此。汝何不以是爲念乎。我之所以遷者。亦猶先王之遷也。承順汝民。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共。豈以汝有罪戾之故。遷徙勞頓。使汝比近于罰乎。汝民切勿有他疑也。我之順理呼籲爾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皆惟汝之故。欲以大從汝之志願也。民之所志者。在于好安惡危好利惡害而已。吾之遷者。正欲以安利之。是從汝之本志也。今予將用汝以遷。安定厥邦。舍前日之害。而趨今日之利。則汝之志得矣。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迂績。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昔我先王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君之憂。我今則亦憂民之憂。如先王。而爾乃不能憂君之憂。如先王之民。朕心之所困者。在于欲遷而民弗從也。汝曾不以此爲憂。乃皆大不宣布汝之心。敬念其誠信。以感

動我一人。方且背後扇爲浮言以惑衆。不以利害之真實者而告其上。是汝心之不展布。而敬念以誠者。未有盡也。爾所以如此者。特自取其窮苦而已。豈有利于汝哉。譬之乘舟然。必濟而後可。不濟則舟中所載之物。必臭敗矣。新邑之安當決意以遷則可。若猶豫遲回而不進。則無有生生之理矣。爾忱不屬。惟胥以沈。我觀爾之誠信不相聯屬。進而聞我言。則惟我之信。退而聞衆人之論。則皇惑而心無定見。一可一否。一進一退。此其誠之不屬也。終必歸于沈溺而已。爾何不稽攷其是非利害之所在。凡人于是非之不明。而利害之不審者。失于不知稽攷而已。汝試稽攷之。則是非利害自灼然于心。苟爲不然。則他日罹其禍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汝不謀爲長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則是汝大相勸勉于憂患也。勸憂者。若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也。今雖有今日之安。而後日無長久之利。汝安得生生之理。長在于人之上乎。今我命汝以純一其心。當一心聽我言。無有遲疑進退之意。起穢惡以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盤庚明言告之。恐奸人好生事者。倚汝之身。以迂曲汝之心。倡浮言以鼓動人心。遂文飾其說。以謂衆人之情如此。盤庚懼其有此等人。汝民不可輕信也。我之意但爲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已。遲回于此舊邑。則汝無生生之理。是命已絕矣。今則遷在新邑。去危就安。豈非迓續乃命乎。予豈汝威哉。特奉承畜養汝衆人而已。此篇專以告民。併及其臣。故其言詳緩優游。比上篇不同。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在朝之臣。其祖父昔嘗爲先神后之臣。我先神后既勞爾之先。故我以羞進爾。用懷安爾。亦念我先神后之故。汝豈可不知此意。常遷而不遷。則失于政也。不當遲久而久。是陳于茲也。我高后之神靈對越在天。重降罪疾于我。且曰。何故虐我之民而不遷乎。此盤庚罪己之意。既言高后之罪罰及己。然後言及于民。及于臣。又及于其具。乃貝玉者。質之鬼神以爲誓者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盤庚既言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又言汝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必及爾民。汝萬民不能趨生生之理。及我一人謀。所以同心遷都。故先后大降與汝以罪疾。其說曰。何不及我幼孫盤庚。比同其心乎。先后有爽明之德。自上而罰汝。汝將何道以辭其責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盤庚既言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民矣。又言臣不遷。則鬼神之罰又將及臣。古我先后既勤勞爾之祖。父。我亦念爾先祖之勞。而用汝。俾汝共我畜養其民。汝乃有戕則在其心。傳曰。毀則爲賊。則者有物有則之則同。凡事莫不有法度。有準則。汝則戕賊其則。我先后安爾之祖父。言爾祖父與我先王君臣之際相安。而無有不足之處。汝有戕則在心。則汝之祖父既不安。而我先王亦不安。故乃祖乃父。必斷棄

汝而不救汝之死言冥冥之中必有譴責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盤庚既言臣之不遷。則鬼神之責。將及爾臣。又言爾臣之中。有貪鄙在位。取人之財。貨無恥者。則鬼神之責。亦必及之。亂治也。茲我有治政之臣。與之共天位者。或有黷貨無厭。道塗之間。遷徙之時。民有寶貨暴露。乃具而有之。則乃祖乃父。丕大告我高后。曰。作大刑于我之孫。遂開導我高后。重降弗祥之事。于汝身而不汝救。鬼神之德無私。豈私其子孫而不罰之哉。凡此四段。皆是盤庚質之鬼神。先言己。次言民。又次言臣之貪貨者。區區以鬼神之說告之。無乃失之誣乎。然臣民端不可誣也。說者謂商人之俗尙鬼。盤庚懼己德之不足以感民。遂借鬼神之說。以警動其心。俾知所畏。殊不知幽明一理。神人一致。人之理卽神之理也。合于理者。必合衆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于理者。必不合衆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自後世觀之。誠心既不足。遂以鬼神爲渺茫荒忽之事。岐幽明爲二致矣。盤庚遷都之舉。正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豈誣也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今我告汝之心。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汝當畏敬我言。不可既敬之而又輟也。汝當大憂念我之言而行之。不可計小害而不從也。能永敬大恤。則君民相通。無有所棄絕相遠矣。汝又當分其謀。分其念。各人

自爲謀念以相從。于我不可同爲一謀。合爲一辭。以爲不可遷。若如此。只是一偏之私情。但知此之利害。而不知彼之利害。安得有公正之理乎。汝但人各自爲謀。而不可合爲一說。則中正之理。自設于汝之心矣。中者。只是人同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待設。正恐羣臣徇于私情之一偏。則中正之理亡。故必設中于汝心。此二句。只是謀欲其異。則理終歸于同也。又懼夫道塗跋履之際。有奸人乘間而發。不得不先有以警之。如有不善之人。不道之人。顛倒而踰越。作不順理之事。與乎不恭敬者。暫遇人而爲劫奪者。爲惡于內外者。如有此等人。我當小者。剗其鼻。大者。殄滅而絕之。不惟及其身。而併及其家。使無有遺育。無使移其種類于此新邑。雖未有此事。而不得不先爲之慮也。觀盤庚于首篇之末章曰。罰及爾身。弗可悔。而中篇又爲是言。非古人重于刑罰也。首篇則使之必從。中篇則懲其姦宄。亦使之必從。盤庚之用心可知矣。往哉。自今以往。長趨生生之理。今予將用以汝遷。則永建爾之家。汝當共爲無窮之計也。前言安定厥邦。土旣安定。則家可以永建。詩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所者。如語所謂居其所之所同。蓋有土則得所。先邦而後家。理也。亦勢也。

盤庚下

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下篇乃盤庚已遷之後。事旣定矣。則以腹心之事。真切示人。所以懋安撫摩之。不比上中二篇。懼其不己從。故鋪陳禍福利害。至此則無用示以福禍利害矣。然自綏爰有衆下。至于用宏茲賁。此一章乃是

慰安人情。使之不疑。自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而下至終篇。此一章乃是戒羣臣一心以敬民。不可以營私爲念。此其一篇之大義也。旣遷之後。奠定其民之所居。乃正其宗廟社稷朝市之位。當人情乍離舊都而至新邑。情有未安。事有未便。豈無動念。又況前此不從其君以遷。安知今日事定之後。其君得無按舊過以爲誅戮乎。此其情又不能無疑。盤庚將告有衆。而必先安定之。正所以絕他人之動念。而示之以無疑也。無戲怠。懋建大命。今則旣遷于此。長爲生生之計。是爾之大命于此乎。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汝不可以一時遷徙跋涉之勞。而遂爲戲狎以度日。遂爲怠惰以儉安。當勉力以立汝之大命可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天下之亂。常生于斯人之有疑心。漢光武拔邯鄲。得吏民毀謗之書。會諸將而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此正是絕人之疑心也。盤庚恐人情有疑惑其上。故以心腹腎腸開心見誠。而直告以朕志之所向。言我今日舍其舊而新是圖。汝前不從我遷都之罪。亦置之不復論矣。爾不可共爲忿怒。相協比爲讒言。以謗我。下又告之以當遷之意。古我先王。謂仲丁。河亶甲。祖乙是也。我先王將欲多大前人之功。故遷都而適于山。依山以爲固。庶幾其無水患。以降下其凶德。求其嘉美之功于朕邦而已。豈有他哉。不意今我民猶未免夫水患。蕩析離居。無有定止。事勢旣如此。安得坐視舊邑之害乎。此所以不得不遷耳。

民不知我之本心。將謂何爲復震動萬邦之民以遷乎。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高祖成湯也。湯興王業在于亳邑。天之意將與復我高祖之德。故使我居亳以從高祖之舊。天道幽渺難測。何自而見之。耿邑之不安其居。則天之意固有在矣。天意將復我高祖之德。而治于我家。予豈能違天乎。朕于是及篤厚欽敬之臣。恭承民之命。以永地于此新邑。蓋賢者之見。亦與天同也。盤庚時。其不樂從遷者。雖羣臣倡爲浮言以動衆。而當時之賢者。亦未嘗以不遷爲利也。若曰無侮老成人。若曰朕及篤敬。則臣下之賢者。已與盤庚之志合矣。盤庚安能違賢者之謀而徇衆人乎。亦猶伐商之役。邦君御事皆不從。而周公之所深信者。十人之知帝命而已。肆予沖人。自謙辭也。非廢其謀。汝衆人之所謀以爲不當遷者。非我敢廢爾之謀而不用也。極其至則在于用善而已。天之意也。篤敬之臣也。此皆謀之至善者也。各非敢違。卜又況人謀鬼謀之皆合。有如卜之鬼神。而卜以爲吉。則又豈可違乎。以是知盤庚非違衆而自用。以天之意。賢者之意。鬼神之意。合是數者之謀而用之。所以能宏大其賁飾也。我之所以遷都者。正爲賁飾其前人之業。與今日之治也。得天人幽明之意而無間。則所賁者可以鋪張而宏大之矣。此章所以破羣臣之疑情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

居敝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章深戒羣臣革去前日之舊習而爲他日之遠圖所以爲他日之遠圖者莫若專一其心以敬民也。合內外大小之臣而告之曰凡爾外而爲邦伯者諸侯之長也內而爲師長者公卿之列也百執事之人布于列位者也庶幾皆當以惻隱爲心惻隱者愛人之心也人誰無此心但恐其爲利慾所蔽則知有一己之私而不知有民之可愛予其懋簡相爾我所以勉爾簡擇爾使爾爲我之輔相者亦賴汝敬念我之衆民念之不忘敬之不忽也好貨之人朕所不任蓋心在于貨財則一意營私豈知有民如此等人我之所惡也惟是以生生長久爲慮者鞠養人者與乎謀人之保居者如此等人皆是一心爲民生生者思欲民之得其生鞠人者思欲民之得其養謀人保居者思欲民之得其安吾安得不敘其才而用之加之禮貌而敬之乎今我既羞進爾告爾以朕志之所順與朕志之所否若上文所謂不肩好貨敝欽其生生鞠人謀人保居是也朕志之順否既以告汝汝當無有不致其敬不得以總聚貨寶爲心雖曰利己然有害于民則己安能獨享其利惟以生生爲心雖敬民之生而已之生亦在其中矣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汝之德卽民之德無有二致式用也用布其德以及民永任一心言當純一其心此心苟不純一則貨寶之心必奪之方有害于民德安能敷民德哉觀中篇下篇之書所告者及于貝玉與夫好貨寶之辭可見商俗之薄其不遷者亦以富家巨室謀利于彼故也人臣苟懷一利心必無爲民之心盤庚乃是力洗舊習明示好惡而一新之也

尙書詳解卷十七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三篇。皆叙高宗傳說君臣相得之始終也。上篇言所以得傳說之由。與傳說所以復君之意。中篇言傳說所以進戒其君。下篇言高宗之所以學于傳說。愚嘗怪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勳業。不由資序。田野之夫。一旦得君。其君遂信之不疑。傳說亦自信不疑。天下後世亦從而信之不疑。其事亦異矣。嗚呼。此豈可以常情拘而以常事論哉。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傳說。而欲效其所爲。則必有以私意而用人。不合于公議者矣。若漢文以夢而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此豈足憑哉。後欲用人者。當如堯之試舜。則可以無失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此孔子序三篇之書也。三篇之書。高宗之所以資說者亦多矣。而序書特取其三句者。君臣之相得者。孰大于此者乎。天下惟有一理。私心隔之。則雖有同席而不相知者。至誠之道。無有遠近。無有彼此。無有顯隱。無有夢覺。無有上下。無有貴賤。無往而非一。高宗之夢。以誠而感。傳說之得。以誠而應。譬如明鑑當臺。有物必照。初非鑑往。亦非物來。後世儒者不知此意。且謂高宗憑恍惚不足信之夢。安能信天

下之不信。高宗之夢。豈能盡其人之形狀。百工之刻其形者。又安能盡其夢中之形狀。傳說之賢。亦豈輕以形狀之相似而遂輕來。必是高宗與傳說相知之久。恐他人未之知也。遂因時俗之所尙者。以聳動天下。商人尊神而先鬼。故託之于夢。爲此說者。是以詐心逆高宗也。高宗用傳說。恐天下不己信而託之于夢。自欺猶不可。而況以欺天。欺當時猶不可。而況以欺後世。夫子序書。亦何爲而序之哉。此蓋以後世私心度聖賢。而未知有至誠相感之理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

高宗居憂三年。信任冢宰。默而不言。此居喪之禮也。其心純乎孝思。他事皆無預焉。作史記此者。以其居喪而不言可也。豈以既免喪而猶不言乎。此百官羣臣所以拱手待命而進諫也。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觀羣臣進諫之言如此。亦豈庸常之說哉。明與哲皆智也。自知謂之明。知人謂之哲。明哲者君德也。堯之克明俊德。大學之在明明德。皆明此而已。君既具此明哲。豈以爲私有哉。必也推而作則。所以寓于制度紀綱之間。皆明哲之用也。天子爲萬邦之君。處臣民之上。則天下咸仰賴焉。故曰百官承式。式者法也。作之則謂之則。承之則謂之式。實一也。王有言所以布命于下。不言則臣下將何所稟命哉。上行之爲命。下行之爲令。亦一也。曰則曰式曰命曰令。無非人君明哲之用。今也高宗默而無言。則是以明哲爲己有。而不用之天下。皆百官諫王之意也。竊意高宗之在當時。既免喪之後。商道既衰。思

得賢者與之共任其事。熟視朝臣未有當高宗之心者。所以恭默不言。雖然其不言者非不能言也。使高宗而不能言。則是柔懦無能。不足與有爲之主矣。惟其非不能言。故不言之中。誠意所格。自足以服天下羣臣未之知耳。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王于是用臣下進諫之故。而作書以誥之。台我也。以我正四方。惟恐德之不善。故不敢言。惟自以爲不善。此高宗之所以爲賢也。此一句可見虛心無我。所以恭默。恭。敬也。默。不言也。其心思乎道。故恭默而純一。想其戒謹恐懼。外物不足入吾之念慮。所以誠與天爲一天。與心爲一。故審夢中之形狀。刻其形以旁求。惟說築于傅氏之巖。其形實類夢中之形狀。此一段當以易之咸卦觀之。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惟其虛所以能感。而山澤通氣。高宗之所以能感乎天。能感乎說者。以其知德之弗類。恭默思道而虛其心也。雖然高宗豈無所自而然哉。其始之學于甘盤。而所得已多。故今日之恭默思道。今日之得傅說。皆前日之學于甘盤而有得者也。後世以私心而窺聖賢者。謂夢中所見未必有是事。又安知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實有是事哉。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先生聞其名。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伊川不值。還至中途。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于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傳說之事不誣矣。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得傳說于一見之頃。知其爲賢。于是不由次序。遽登之相位。既登之相位。又置之左右。使之日親。近于君側。而高宗亦得以日聞正言。日覩正事。命之曰。朝夕納誨。謂朝夕之間。常納規誨。以輔君德。則無時而不納誨也。以版築之微。一旦爲相。貴賤異勢。親疏異情。苟其君不能自忘其勢。其臣不能忘人之勢。則諫諍之言。亦無自而入。置諸左右而親之。是高宗自忘其勢也。命之以朝夕納誨。是俾其忘人之勢也。金必資礪。而後能成器。巨川必資舟楫。而後能濟難。大旱必資霖雨。然後民蒙其澤。喻以作礪爲未足。又喻以舟楫。喻以舟楫爲未足。又喻以霖雨。蓋大臣有無所不能爲之才。故人君亦責以無所不爲之事。言事之皆欲倚賴說也。開啓汝心。謂開心見誠也。沃我之心。如水之沃潤萬物。有漸漬灌溉之意。古之大臣。所以格君心之非者。非一日之積。蓋其沃溉之有漸矣。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者。望其苦口之言。以藥我也。毒藥使人昏瞶。其病乃除。苦言雖使人難受。非心乃格。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足而行。不視地。則必有以傷其足。不資傳說以爲之視聽。則必至于害事。高宗託之于物。以喻言之。無盡不能自己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此使傳說率其僚屬同心以輔上也。舜之治。百僚師師者爲之。文武之治。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者爲之。若傳說一人忠于君。而百僚未必忠于君。則傳說之以一齊人咻

之以衆楚。王誰與爲善哉。此高宗以暨乃僚命之。而說亦以旁招俊。又列于庶位。自任也。然則同心以正君者當如之何。曰。當如先王高后可也。先王者自武丁以前之君。高后者湯也。商家之先王高后。其心在于康兆民。汝能使其君循先王之迹。蹈高后之轍。以安天下之民。則爲臣之責塞矣。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高宗剖心腹以告說。說當敬其命而終之可也。敬之于一時未已也。必當終始常以欽爲心可也。此章有以見高宗所以責任傳說之切處。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復者。與孟子有復于王者之復同。說以此答其君也。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蓋君能從諫。則非心邪念自去。天下之善言日聞。其有不成德乎。君旣從諫而聖。則爲之臣者先意承志而諫。更不待命。何況君也有命。誰敢不敬而順之者乎。未命者尙且諫。則已命者可知。人臣誰不欲進諫。惟人君無從諫之心。則臣下皆莫敢進。一旦其君開悟。有樂從諫之心。則臣下不問已有命。未有命。將無所不諫。譬如江海善下。百川之所歸也。余觀此章。深怪當時高宗責望。意其必有高見遠識。以聳動高宗之心。今其所言。特曰從諫。又況其君未有此心。言之可也。今高宗資以啓沃。無非樂從諫之言。而傳說又以此復之。得無贅乎。嗚呼。此有以見人君之盛德。與傳說之心矣。人君之德。其他皆不可有過。至于從諫不患其過。愈從諫而德愈進。此是傳說培植高宗之根本。將順其君之美德。似贅而不嫌其贅也。

說命中

此篇乃傳說既爲宰相進戒于王。一言一句。如醫者用藥。皆足以療高宗之病。此乃古人宰相之事業。人主以百揆之任付之大臣。禮樂刑政。與乎斯民之休戚利病。豈無當言之事。說既略而不言。豈自版築起登相位。未之知與。抑亦知之而不敢言歟。未知則不智。知而不言則不忠。而傳說之勳業。則非不忠不智之所爲也。蓋古人用心。皆自本原者觀之。孟子曰。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傳說可爲大人矣。然高宗本中興賢主。恭默思道。誠交上帝。非心何自而有。蓋已形之過易見。而未形之過難知。常人見于已形。君子則察之于未形。心術之間。毫髮或差。則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豈可謂恭默思道而遂無過哉。高宗未形之過。雖高宗亦不自知。說則一見而知之矣。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史官于此篇之首。言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二句。其意深矣。總百官乃冢宰之任也。君以冢宰之任付之。是其信之已篤。任之已專。而爲臣者復處任大責重當言之地。則所謂可以言而言之時也。使高宗信之未篤。任之未專。而說未處總百官之位。則未可以言。而說亦未肯言矣。明王奉若天道。惟古之王者明德。足以有察知天道之自然。所當奉而順之。天有日月北斗二十八宿之布列。尊卑相正。大小相繼。故王者法之而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邦乃天子之國。與諸侯之國。都乃天子之都。與諸侯之都。后王君公者。亦有尊卑大小之不亂。如天象然。豈王者以此爲逸樂自奉之具。而使

天下之承乎已哉。其本心則專于爲民而已。亂者治也。若后王君公者不能治其民而樂于下之奉己。則豈所謂順天道哉。此是傳說先說爲人主之題目。使高宗知所以爲民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上文既言爲君之題目在于治民矣。故此章正言爲人君之德所以治民者。當在于憲天聰明。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四句又總括下文之意。專就憲天聰明上說。亦是箴高宗之病。蓋高宗本是明哲之主。明哲卽聰明也。然聰明自有二等。有一等乃作聰明。如漢武帝。如唐德宗。皆作聰明而自恃者也。有一等乃自然之聰明。如堯舜之聰明。成湯之天錫勇智。皆自然之聰明。本乎天者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聰明出于自然。至公無私。若人君之聰明。以至公自然者爲體。不用一毫之私意。則是憲法乎天矣。君能法天。則臣下敢不敬順。民亦敢不從治。君若不違乎天。則臣民自不違乎君。自惟口起羞而下。逐件言所以憲天之事。口者號令之所自出也。號令一不謹。而出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起羞也。甲冑者所以爲備禦之具也。備禦或不足。則敵國外患。如鬼方之屬。肆其輕侮之心。是起戎也。衣裳所以彰有德。古者再命受服是也。必當審察其藏于篋笥之時。恐其錫予之濫。及于戈所以討有罪。必當省察在己無闕。然後動。恐其征伐之妄加。此四件事皆當致謹。苟不致其謹。號令之輕出。備禦之或忽。賜予之濫。及征伐之妄加。皆非所以循天理之自然。此四句上二件事。

有出于己者。當防其失之在人。下二句事有加于人者。當審其用之在己。或出于己。或加于人。王當無所不戒。信能明乎此四者。則將無所不美。明字極重。察于此而或失于彼者。皆未足以謂之明。能明則洞見四者。皆有自然之天理。不可踰越。事事中節。則推而行之者。豈有不美乎。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自此以下。亦是說憲天聰明之事。治亂之原。起于庶官。官得其人則治。官失其人則亂。古今人君孰不知進君子退小人爲治亂之原。然見識不明。私心或蔽。則賢否混淆而莫辨。官必有及于親近私昵者。爵必有及于惡德者。當以此爲戒。官此人也。必其能而有才者。爵此人也。必其賢而有德者。自其治事而言。則曰官。內其有位而言。則曰爵。故官則惟其能。以其能而任官之事者。爵則惟其賢。以其賢足以稱爵者。天命有德。一失其人。便失天之理。故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人君之舉動。當于未動之時。慮其合于善與否。必善而後動。蓋善者至公之理。不容人主有私意妄動。苟下合人情。上合天理。斯爲善矣。慮則有詳審不敢輕舉之意。惟于未動之時。戒其妄動。慮善而動。則有所不動。動必合于時宜矣。時者當其可之謂。言不失其宜也。雖然。善者天下之公理。非一人之私也。苟慮而動。動而有功。遂以善爲己有。功能爲可矜。則是私意而非公理。適所以失其善與功。舜之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以禹自不見其功能之在己。斯爲天下之至能。天下之至功。禹苟萌一毫自恃之心。則不足爲功與能矣。人心上不可添一物。添一物則非天理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備者預備也。思患預防之意也。當治安之時。爲亂亡之備。當君子進之時。爲小人將用之備。事事皆爲之預備。則無一事之不備矣。能爲亂亡之備。則永無亂亡之失。能爲小人將用之備。則永無小人在位。何患之有。此言未然之時。當爲將然之慮。若至于已然。則無及矣。啓。開也。有出之意。納有人之意。人君若用君子。則君子愈知敬君尊上。安有侮之事。君若寵小人。則小人得寵。將益慢上。是開寵倖之門。適足以來小人之侮。非小人之過。乃開者之過也。非小人之罪。乃開者之罪也。恥過作非者。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湯之不吝。孔子之勿憚是也。若以過爲恥而不肯改。恐人之聞知。則將文飾其過。其初之過未甚害也。自其文飾之心生。則過愈多。是作非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醜。居止也。易曰。止其所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惟知所止。則事事有定位。不出其位。則所居定矣。居止既定。則政事皆醇粹。無有駁雜。蓋政事之雜而不醇。皆失其所居而出其位者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則高宗豐于近廟。故說有此戒。夫愛親之心。人所同然。高宗之祭近廟。致其豐。何害其爲愛親之心。而說以爲過。蓋愛亦有自然之天理存焉。不可增損。祭義曰。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夫怠而忘者。是乃損其所不可損。煩而不敬者。是乃增其所不可增。高宗之豐于昵。得無煩而不敬乎。得無增其所不可增乎。此皆以善爲之。而陷于不善。孟子所謂非禮。

之禮者也。故戒以黷于祭祀。適所以爲不敬。何故。蓋禮至于煩勞。則自亂之心生而不誠矣。事神則難。聖人之道。只在和易寬平處。苟有一難焉。便非公理之正。古之先王設爲祭祀之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是和易寬平之道。豈有煩而黷而難者哉。推此以觀。則陳仲子不爲廉。尾生不爲信。晏平仲不爲儉。晨門荷蕢者不爲隱。苟難者皆君子之所不貴也。自此以上。無非說憲天聰明之事。至公自然之理。事上皆有。不特號命甲冑衣裳干戈。自夫官惟其能。爵惟其賢。慮善而動。不有其善。事事有備。不啓寵。不恥過。不出其位。而得所居。祭合乎禮而不黷。皆自然之理也。苟有一毫加損于其間。則是作聰明。非天子之聰明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旨哉。美其言也。不知高宗何所見而發旨哉之言乎。凡說之所言者。皆高宗未形之過。存于心術之微。他人未之知而說知之。說既言而高宗亦自知之。故言中其病。旨哉之言。非不情而爲此辭也。高宗信乎其爲賢主矣。高宗而非賢。則必有拒諫者矣。不然。則曰君且休矣。吾當思之。旨哉之言。奚自而形。說乃言惟服。謂汝之所言。我常佩服而行之。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何所聞于行乎。雖欲行之。不知所適從矣。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然則說之所言者亦多矣。高宗又知所服行矣。可以已也。而傳說猶未也。復有行之惟艱之說。天下之事。其未知也。則以知之爲難。其既知也。則以行之爲難。聖門之

學致知力行而已。知常在先。蓋知則能行。不知則不能行。今高宗之明哲如此。恭默思道如此。聞說之言發旨哉之嘆。如此不患其不知矣。所患者行之不力也。若已知而不能行。則終無所至。是亦徒知而已。王忱不艱者。以至誠之道行之。不見其難。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之行健者。此誠也。君子之不息者。亦此誠也。既知有誠之說。則無有久近。無有作輟。無有間斷。何患其不能行乎。是于惟艱之中。而有不艱之忱。則信乎合先王之成德矣。先王成湯也。成德無有虧缺處者。以其至誠力行也。王至于與先王合德。則說無所不言。于此時而不言。說則自負其過矣。君既與先王合德。說尙何言之有哉。此蓋傳說期君子極至之地。可已而不能已也。詳復此篇之意。說之所言。雖若泛而無統。而一言一句。皆足以警發高宗未形之過。非泛然爲此言也。豈特高宗當以是爲監哉。後之有天下者。亦足以爲法矣。

說命下

此篇乃高宗學于傳說者也。高宗始者聞傳說之言。發旨哉之嘆。則遂以爲足矣。及聞傳說行之惟艱之說。則見其理之無窮。于是傾意以學于說。遂敘其始者之學于甘盤。而甘盤遂去。未得其所資之人。今始得說當有以訓朕志。說遂申前日王忱不艱。允協先王成德之意。而誨之以學。使之學古訓。監先王而已。高宗既聞監先王之說。遂以成湯自期。而以伊尹期傳說。于此可見學之不可遽自足也。自古帝王未嘗不學。如堯舜之學于君疇。湯之學于伊尹。成王之日就月將。下至齊桓一霸者。亦知學于管仲。人主之學。豈爲博物洽聞。絺章繪句哉。自修身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皆帝王之學也。秦漢以後。人

主不知此意。間有崇儒重道之君。不過好名。具文爲緣飾而已。此所以不及三代之主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舊說皆以高宗始學甘盤。既乃遜于荒野中廢業。遜居田野。東坡先生以謂高宗既爲天子。豈復有遜于荒野之事。則遜者當作甘盤。明王之世。蓋亦有隱居不仕者。如堯舜之世有巢由。文武之世有夷齊。甘盤之遜。亦是隱而不仕。高宗謂傅說予小子舊時學于甘盤。遜去荒野。入居于河。又自河而往亳邑。及其終迹其所往。則姓名已不聞于世矣。始者之學所以明哲者。皆甘盤教之力。然學之未至。亦因甘盤之遜。所以訓教朕志者。非說其誰望。志者乃高宗道學之地。孟子所謂士尙志者。卽此志。夫子所謂志于道者。亦此志也。此志一立。則日趨于高明廣大。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不能淫。不能屈者也。然須得人啓發教詔之。然後可以有成。若作酒醴。非麴蘖以發之。則酒醴何自而成。若作和羹。非鹽梅以調之。則和羹何自而美。以此喻高宗性情之美。必得人以成之。又與上篇舟楫霖雨之喻不同。舟楫霖雨者。大臣之責。人君全藉之以爲用于天下。麴蘖鹽梅者。師傅之任。因其君有性情之美。從而成就之。可以成德于一己。爾交修予。罔予棄。交者有相接之意。修治也。交修則言之未已而復言。諫之未已而又諫。如此接續而不我棄。當力行汝之訓誨。中篇傅說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之意。則患臣之不肯言。不患我之不能行。觀罔予棄。克邁乃訓兩言。可見高宗誠心爲學。惟恐說之去。

己憤悱之心。勃勃于其中。則啓發之機。斯有所受。此童蒙求我之意。學者不可不知。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此數句總言爲學之大要。學貴于多聞者。豈徒爲博治之具哉。以其無所不聞。聞之公卿。聞之在朝。聞之在野。無非聞也。而所以求多聞者。亦推之于有用而已。建事者。立天下之事。見于興利除害。皆無非事也。雖然。徒知博學以爲用。而不知法古以有得。則徒善而無法。古人之訓。有已行之驗矣。求之多聞。而參酌以古人之訓。則有所準的。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苟不行先王之道。則施之于暫。而不可施之于久。可以行之于一時。不可行之于後世。故事不法古。而可以長世者。非說之所聞。言斷無是理也。其說大概以學古訓爲重。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自惟學遜志而下。皆申言王人求多聞之意。監于先王成憲。卽申言學古訓之意。遜志者。謙遜也。堯舜之道。在于徐行後長之間。而子路見哂于夫子者。亦以其言之不遜故爾。此志苟遜。則慈祥溫順之意。勝而鄙倍暴戾之習除。然後虛而能受。既知遜志矣。又須時敏。敏。速也。時時致其敏。則顛沛造次之間。出入起居之際。不可有一時之斷續。如此。則厥修乃來矣。修仁而仁來。修義而義來。其來者非自外來。本于吾心者也。亦如夫子欲仁斯仁至同意。雖然。有所敏于外。未必有所懷于中也。信懷乎此。則是有

諸己而無勉強之態。夫然後道積于厥躬。積聚也。道在吾身。何積之有。由其始也。有所蔽而未開。晦而未明。則道與己爲二。允懷于茲。則道始積聚于吾身。由蔽而開。由晦而明。道始爲我有矣。雖然。允懷于茲矣。猶未至于終始如一也。教人者。止爲學之半。而不得爲學之全。蓋舉一隅以待其反。引之而不發。教者之事。故君子必欲其自得也。典常也。自始而終。自終而始。至誠無間。終始如一。至于此。然後爲自得。其德之進也。不自知其所以進矣。自非大而化之之境。何以能然。蓋其始之厥修。乃來。猶未離乎修也。道積于厥躬。猶未離乎積也。厥德修罔覺。則德與己兩忘。修與積俱釋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先王有已成之法。苟不能監先王之成憲。則蕩而失其守。未免于有過。惟以己之所得者而驗之。先王之憲。禮樂法度典章文物。一循乎先王之舊。則事得其宜。而永無過矣。自遜志以至于允懷于茲。自允懷于茲。以至于終始典于學。乃學之次序也。監于先王成憲。乃學之準的也。高宗能至于此。則說何爲哉。敬承其君而已。招俊又以列庶位而已。敬承其君。則有將順而無逆耳。招俊又以列庶位。則展布四體而無所顧忌。苟其君之學有所未至。則臣下惑疑顧忌。雖欲旁招俊。又以列庶位。豈可得乎。蓋君盡君道。而後臣有以守臣之職。旁招俊。又乃宰相之任。傅說之責也。抑嘗再三而味之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舜之授禹。不出諸此。惟者。思也。天下之理。規摹經畫。而後有所成。于彼此之未定。將顛敗而覆亡之是憂。有何成之足望。今也高宗之于傅說。其未得之先。高宗固嘗恭默思之矣。非高宗之思乎。三篇之作。君臣之間。議論講明。而惟之一字。不絕其音。言之者。不以爲煩。且過。書之者。喜稱樂道。不以爲

縷縷。豈君臣之間。日親萬機。全無一語可呼吸。而惟之一字。若此其多。大抵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一政之出。不思則失之謬妄。一言之發。不思則失之誣誕。治天下而不思。則亂散而不收拾。居爵位而不思。則傾危而難保。君臣其可不思乎。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高宗深信遜志之學。知其全功在傳說。復以伊尹之事期之。以謂四海之內。皆仰我之德。人主務學。愈切而德愈進。則舉天下臣民。皆在吾德之中。蓋有不令而行。未占而孚者。其爲仰戴亦自然之理。其所以仰朕德者。皆汝之風教。此高宗遜志之實。不敢居其能也。謂之風者。傳說于言動語默之際。陰有以感發高宗。如風之行。無有形迹。前日之效。雖皆成于傳說。自今日以始。所以責成于傳說者。更未已也。必有股肱手足。乃可以成人。必有良臣。斯可以成聖。猶高宗之不可一日無傳說。先正保衡。卽伊尹也。在湯時爲阿衡。在太甲時爲保衡。官名也。上則保其君。下則平其民。故曰保衡。作者興起也。湯學伊尹。故凡湯之所爲者。皆伊尹有以興起之。作成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此伊尹自任之言也。當其耕于有莘之野也。天下之責。不在伊尹。及其幡然而改。從湯之聘幣。則天下之責。在伊尹矣。天下之責。既在伊尹。則堯舜其君。使民得其所。豈非伊尹之本職。

哉。苟不克使其君爲堯舜，則其心赧然，不啻市朝之捷。苟有一夫不得其所焉，則引咎歸己。此亦禹稷視飢溺猶己同意。惟其伊尹以君民之責任諸己如此，故能佑助我烈祖成湯。其治至于皇天，是與天爲一也。烈祖成湯之治，皆伊尹任之。則我今日之治，舍傅說其誰任？爾庶幾明白其心以安我。無使阿衡專受美名于有商，不特成湯有一伊尹，傅說之功亦伊尹也。惟后非賢不乂，言君若不資乎賢，則無與共治者。惟賢非后不食，言賢者之所以得其養，食土之毛，孰非君之力。高宗意謂我必資賢者共治。然賢者既因君而得所養，則君臣之義，如之何而廢之？亦當事君以佐君之治可也。其尙能繼爾之君于先王成湯之後，使今日之治不愧成湯可也。紹乃辟于先王，其意何在？曰：永綏民是也。先王之功亦只在安民。汝能永綏民，使民長得其所，則所謂紹乃辟者得之矣。傅說于中篇及此篇，惟以先王期其君。高宗至此，深見爲治有無窮之理。又知以先王自期，而以伊尹望傅說。至于此則傅說尙奚言哉？對揚天子之美命而已。天子揚此命于上，而公卿大夫知之。大臣揚此命于下，而百執事與天下之人知之。是對揚也。詳復此章之意，可以見古者帝王君臣其不自足之意如此。君不以四海仰德而忘于資臣，臣不以君之已能而忘于輔其君。君臣相期，俱欲至于先王先正而後已。唐太宗貞觀之治，一見魏公勸行仁義之既效，遂喜形于色，其不及古人遠矣。

尙書詳解卷十八

商書

高宗彤日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君臣遇災警戒之意。夫以高宗之聖。精誠上通于天。而四海仰德。則宜其和氣感召。祥瑞屢見可也。何爲而有雉升鼎耳之異。甚哉。天心之愛人君也久矣。猶父母之愛子然。凡加之以鞭撻。誓之以訶責者。必其可教之子。若夫不肖之子。爲父母之所棄絕者。則無事于鞭撻訶責矣。古之聖人。知其意。故災異之來。愈加戒懼。若堯舜之水。則曰傲予。湯之旱。則以六事責躬。皆此類也。聖人以災異爲嫌。嘗患己德之不修。若夫漢武帝征討連年。愁怨四起。不以此加意。乃以白麟赤鴈爲祥。由今觀之。水旱不害爲堯舜。而白麟赤鴈。未見其爲武帝之益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飛雉。野鳥也。鼎。祭之器也。雊。鳴也。高宗于祭之明日。野鳥升鼎耳而鳴。可謂異矣。作書者之所述。但云越有雊雉。不言所祭者何廟。所鳴者何處。孔子序書。直云祭成湯升鼎耳。聖人之意。蓋有在矣。高宗之所以召此怪異者。以高宗之祀。豐于近廟。而薄于祖廟也。故云祭成湯。昔者傳說書以贖于祭祀。箴高宗之失矣。至此猶不改。此其耳不聰不能聽大臣之言也。故升鼎耳而鳴。天人幽顯之理。于此可見矣。

鳴雉之變不自外來。乃高宗心中之物。形見于外。感應之理。隨類而至。洪範五行傳。其可以盡廢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之書。以戒其君。今高宗彤日之篇。具存。而高宗之訓。已亡矣。意其所言者。無非修省恐懼之意。祖己知之。變異之來。不在乎雉。而在乎高宗。故所以訓王者。亦欲其修己以應天而已。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上高宗彤日者。籍名也。此高宗彤日四字者。卽高宗所祭之明日也。商人曰彤。周人曰繹。皆明日又祭也。高宗于所祭之明日。于是有鳴雉之異。祖己之自言者。以謂此野鳥之變。皆王心。惟先格王之非心。而正其祭祀之事。則可以消此異矣。乃作書以訓誥于王曰。惟天監下民。以義爲主。天固以愛民爲心。然亦何嘗容心于其間。第視其義理之如何。義之所在。卽天之所存在也。爲善者自有得福之理。爲惡者自有得禍之理。降年有永長而得壽者。有不永而夭者。豈天故欲夭民哉。民于其中。間自絕其命。蓋合于義者。年之所以永。不合于義者。年之所以不永。民有不若德者。不順其德。是爲非理。非義事也。不聽罪者。不服其有罪。而改過遷善也。不若德。不聽罪者。天既孚信其命。正其德。蓋福善禍淫者。乃天之命。亦天之德也。天之福善禍淫。其命何嘗差。其德亦何嘗更易哉。天既孚命正厥德。則見在天之禍福一

定而不可易矣。民于此時則曰天道其如我何。此可見民之自絕于天。非天有心以絕民也。祖己言此者。以見民之壽夭皆其自取也。入君之禍福亦其自取。當反身修德可也。然則祖己之意所以訓王者。專爲鳴雉也。今其書不及于雉。又不及高宗。而且及于民。此見古人諫君。其辭優游詳緩。不迫切。而意獨至。使聞之者自喻也。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王之所主者在于敬民。無非所以爲天之繼嗣者。天生民而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君者天之繼也。典祀者祀有常禮也。常祀不可豐于親戚之廟。苟豐于昵而薄于遠。則其心不知敬民。是有意于邀福也。今觀此篇。見高宗心術之事。前此傳說一見之初。已箴其失。宜若邪意已格。非心已改矣。豈謂數年之後。舊病復發乎。蓋人于心術。莫不有所偏處。自非勇于用力。一洗而消之。則病根不除。雖皆過于一時。而既久必偏重處復發。以高宗之賢聖。尙且如此。則學者于其氣質之偏。當何如用其功哉。

尙書詳解卷十九

商書

西伯戡黎

此篇乃商家之亡。周家之興。皆自此而始。西伯卽武王。非文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必無戡黎之事。至武王時。人心去商久矣。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黎乃近王畿之國。黎侯必與紂同惡相濟者。武王繼文王之後。爲方伯。得以專征諸侯。黎與紂同惡。是以不得不伐。以其迫近王畿之故。故祖伊所以恐。知周之必興。商必亡也。雖然。武王豈有利商之心哉。黎之惡。雖在所當討。而亦因此以警紂。使紂因之以改過。反前日之不善。爲今日之善。則武王退就臣子之位。戡黎之舉。特方伯之稱職爾。豈非武王之本心哉。惜乎祖伊之言雖切。而紂乃責命于天。此孟津之師所由以興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咎。惡也。始咎周者。商人之惡周。自今日始。前此商安于周。而未有疑之心。至是周人之德日著。而商人之惡日長。所以見疑而惡之也。周人乘黎。孔子序書。不曰周人乘黎。殷始咎周。而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可見乘黎在于咎周之後。不是因乘黎而始咎周也。既惡周而疑之矣。復有乘黎之舉。加兵于王畿。

之近國。此祖伊所以徬徨警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過。求所以圖全之計也。作書者謂之戡黎。序書者加以乘字。此乃春秋之法也。戡者以兵致討之謂。乘者以力勝之之謂。武王乘黎。未爲過舉。然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履之不可易移。伐王畿之近國。以警于王。豈臣子之所樂爲哉。武王于此。安得不爲法受惡。加一乘字。然後君臣之分正。而千萬世之論定。此序書者之本旨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祖伊乃商之賢臣也。因西伯戡黎之故。知天命人心將歸周。故恐懼而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商命。天人初無二致。人事所在。卽天理也。觀商之惡如此日甚。周人之德如此日著。豈非天命將在周而絕商乎。訖者。絕也。格人者。至人。以人事觀之。元龜者。以神靈攷之。此皆無敢知其吉者。言必凶也。常人見其形。而君子見其理。格人元龜。亦知其理必至于亡也。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先王在天之靈。豈不欲佑助子孫。俾之長久享天命。王既荒淫戲怠。自絕于天。先王亦莫如之何矣。王以淫戲自絕。故天于是從而棄絕之。何以見天之棄我哉。卽人事以觀之。可見天下之民苦于暴虐。而不得以安其食。淪于惡德。而不知虞度其天性之善。父子兄弟無以相養。而不知蹈循其典常。此卽天棄我也。今我民罔不欲喪者。民本自有愛君敬上之心。今至于民無不欲亡。以謂天何不降畏威于紂。受天之

大命以伐商者。何爲不至乎。此乃人各有心。而孟子謂之獨夫者也。桀之惡至于民謂爲時日曷喪。紂之惡至于民罔弗欲喪。此湯武之舉動。所以順乎人也。今王其如台。言自今以後。王當如我所言。恐懼改悔而後可。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觀紂此言。以爲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安其危利其菑者也。祖伊又從而反報之曰。乃罪之多。旣以參列在天矣。而復責命于天可乎。此與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何異。古之賢主。以命在我。而不以命在天。故經之所言者。惟曰。勅天之命而已。迓續乃命而已。祈天永命而已。何嘗不在己。至于無道之君。則常責命于天。唐德宗奉天之變。乃歸之命。惟李泌能知此意。故曰。君不言命。使人君而言命。則是廢人事而委之天。若桀紂是也。商之卽喪。言喪亡不待其久也。指乃功者。言指汝之功事。皆喪亡之兆也。善有善之功。惡亦有惡之功。蓋其惡之成也。指乃功事。以爲喪亡之兆。則其亡者。乃其自取之也。何預于天哉。不無戮于爾邦。商旣喪亡。則爾邦豈無戮辱乎。其爲戮者。亦其自取。而非預乎天也。孔子序書。以爲商始。紂周而祖伊言者。初無咎周之辭。以此見戡黎者。非文武之過。故祖伊言于紂者。但自反己而已。于人何怨之有。其初乃以天子稱之者。猶有望改過于紂也。紂乃責命于天。祖伊知商必喪。周必興。于此時乃曰。

爾則非尊君親上之義。

